

激书 （明）贺贻孙 撰

吾邑禾川之水，奇于诸邑。自安城鸟兜，涓涓泉流，出吾西里，合众流而始盛。又从西顺流，合南里诸水，绕城而东，纤折二百余里，为濑为泷为滩，大小四十有奇，皆巨石横江。水从石隙怒凌而出，若从天坠下，至卢陵，始得安澜而休焉。其石之状，如虎蹲如狮踞，如相枕相藉相搏；其波之状，如鹭跳如鸿起如马奔，如相逐相蹴相踏；其水石冲击之声，如雷轰如山摧，如百万军中鼓角喧而炮响震也。然试离水而观其石，皆峭厉廉悍，无所可用。当其在水，则盘雨回风，变态莫测。乃知禾川之水所以称奇者，此峭厉廉悍无用之石激而成之也。惟人亦然，使皆履常席厚，乐平壤而践天衢，安能发奋而有出人之志哉？必历尽风波震荡，然后奇人与奇文见焉。姑取吾邑往哲，临流而数之：有其人道德而文经纬者，此禾川之飞瀑落天、溅沫入地，灌万亩而沃三时者也；有其人刚毅而文豪迈者，此禾川之玉柱倒撑、银河卷浪，断虹霓而起霹雳者也；有其人节烈而文悲愤者，此禾川之丰隆叱驭、阿香回车，怒冯夷而泣湘娥者也；有其人狷洁而文芳冽者，此禾川之蟾蜍濯魄、赤乌饮泉，搴芙蓉而泛芰荷者也。是岂禾川英灵萃于往哲哉？但往哲能不负英灵，从风波震荡中激之而成耳！激之而其才始老，激之而其知始沉，激之而其学问思辨始资深而逢源。激之为用，能使人畅者郁，亦能使郁者反畅；能使人恬者怨，亦能使怨者反恬。其郁且怨者，生人之大情，而其畅且恬者，知不可奈何之天而安之者。故临不可奈何之变，而守之不移，此非往哲之有道者不能也。予生长禾川泷滩之间，习于水石之险，久而忘焉。自壮至老，遭逢乱离，出死入生，习于人事之险，如没人操舟，无时不在风波震荡之中，久而又忘焉。当其忘也，郁者皆吾畅，怨者皆吾恬，风波震荡皆吾平壤天衢。吾岂有二视哉。近着一书，其志近恬，其气近畅，其文辞近忠厚而恻怛，初未尝有郁怨之意。然以余自揆之，非备尝郁且怨之曲折，必不能着此恬畅之志气；非熟经风波震荡之变态，必不能为此忠厚恻怛之文辞。犹之泛舟禾川，非身从水石相激而出，不知濑与泷滩所怒凌者，即此安澜之水也。激之为用，岂漫然而已哉！书篇颇繁，为兵火毁其大半，仅存四十一篇，名曰激书。盖深感夫激我成我者之德，故记而述之，使后之见吾书者，由吾激之一言推而广之，则虽滔天横流，皆可作安澜观也。禾川贺贻孙子翼父书于水田居

激书目录 永新贺贻孙子翼父着

卷一

贵因 习巧

藏用 慢藏

预知 造物

戒智	全勇
图大	怜才
用人	备患
得机	疑阳
定志	汰甚
驯文	酌取
儆贪	规猛
卷二	
贤嗇	去恃
割爱	挫名
息谤	友句
煅珠	原病
撤蔽	山子
专气	止辩
涤习	传人
仁礼	生聚
慎辞	求己
失我	心性
空明	
卷一	
贵因	

为天下者，取天下相因之机，而握之自我，斯天下无难为之事矣。何也？天下之兵，胜与败相因也；天下之势，强与弱相因也；天下之物，贵与贱相因也。昔者越王句践，用范蠡以治兵，用文种以治国，用计然以理财。三人既用，而天下之机握之自句践矣。蠡知夫兵无常胜也，胜极而骄，骄极必败，故能因败以取胜。种知夫国无常强也，强极而盈，盈极而弱，故能因弱以为强。计然知夫物无常贵也，贵极而壅，壅极而贱，故能因贱以致贵。蠡种之事，人皆得而言之，独计然之书不传于世。姑就其治粟一端以揣摩之，而知其理财之道，与蠡之治兵、种之治国无以异也。计然治粟，以为俭岁之粟等于珠玉，勿与争也；及夫岁之既稔，粒米狼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浹稔之后，其势必至斗米千钱，而野有饿莩。此贱之所以为贵因也。知其相因之故，变而通之，则贵贱之机，有不握之自我哉？盖愚者观物，观其已然；智者观物，观其未然。愚者用物，用其所见；智者用物，用其所变。由粟而推之，而知夫奇货踊贵，必急舍之，度其必将复贱也；及其既贱，乘便而蓄，度其必将复贵也。计

然七策，句践但用其五，越以大富，遂翦强吴而霸天下。夫岂有他谬巧？不过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以此两言，握天下贵贱之机于我而已矣。嗟夫，贵出如珠玉、贱取如粪土，因其贵而贵之，因其贱而贱之，以顺为因者，众人之所同也；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因其贵而贱之，因其贱而贵之，以逆为因者，计然之所独也。彼非逆也，其所谓逆者，物理之所必反、人情之所必迁、天道之所必复，愚者视以为逆，即智者所视以为顺。顺逆常变之间，自非计然，安能倒用其机，而使天下之财轮转毂，运于越国也哉？汉之任氏，其术亦若是矣：当秦亡之初，众人争取珠玉，任氏独窖仓粟。既而楚汉相距于荥阳，民不得耕，积珠玉者困饿无所得粟，尽以所积归之任氏。盖他人惟知贵出如珠玉，而任氏能知贱取如珠玉。贵出贱取，事虽各变，机实相因，此皆古今之通义，而非计然所创为。特计然观变最先，决机最迅，如矢石之发，发则必至；如鸷鸟之击，击则必获；如猛兽之搏，搏则必捷。此其所以与范蠡、文种灭吴而霸越也哉。白圭之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亦犹是因也。所谓因者，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人而变，三者而已。不知机不可与言变，不知变不可与言因，故其言曰：智不足以权变，仁不足以取予，勇不足以决断，强不足以有守，虽欲学吾术，吾不以告之矣。噫嘻，因之为道，神禹所以治水也；仁智强勇，孔颜所以为圣贤也，而任氏白圭之流以之治生，范蠡以之治兵，文种以之治国，计然以之理财。由此观之，理财非贱丈夫事也。

习巧

天下之事，巧与习自相资也。习者有时而成巧，巧者无时而废习。是以习者用生习而成，巧者则生即其熟。熟由神御，而不以力参，入手皆熟，而人不见其熟。则生与熟两忘而俱化矣。吾尝求此于天下而不得其人也。犹忆昔者，从先君子宦于浙衢，见舞伎二人，而有得于此道也。伎用六刀，刀长一尺，其光如水。一人蹲坐于堂下，六刀迭飞，如翱如翔；一人挺立堂上，举手随接，飞还堂下，急投急应，缓投缓应，盘旋错落，俯仰颀颀，甚闲适也。俄焉堂上之人六刀乱飞，手不暇接，或以口衔，或以肩捍，或以趾趯，或穿跨下，或出胁间，或绕屋梁。六铍交让，或战天门，六铎共鬪，颠倒变幻，不知端倪。忽然欲收六刀，铿然同声堕地，卓立地上，从地跃起，飞入坐者之手，六柄齐执，不失分寸。观者口喟目眩，怖为鬼神，默相欣赏而不能言。先君子呼而问曰：汝得之师乎？抑自得也？对曰：小人则有师矣。虽然，此非师之所能至也。盖尝为之四十年矣。其始习也，试以枯枝，屏虑绝营，一而无杂，其气自守，其神自闲，其息自定，其体自舒，不喘不泚，中节而已。既而操刀，寢食起居，皆与刀会，恣身所触，恣手所及，恣目所见，恣耳所闻，无非是事。当此之时，干将莫邪犹枯枝也。及其久也，高下疾徐，低徊屈曲，蹲伏跳踯

，踊跃盘桓，横斜倒竖，激昂顿挫，不思而中，不言而喻。风翻雨骤，雷轰电掣，涛倾峡倒，龙战波立，虎鬪山摇，车奔马驰，鹰击兔走，天机所鼓，自然冥契。小人于此，既忘吾技，亦忘吾身，又安知心之异于目、目之异于手、手之异于刀，六刀之异于一刀、两人之异于一人也哉！小人操是技以游于世，头且白矣，回视始习之时，身非加健，臂非加柔，手足非加捷也。沿门奏技，自吴楚齐晋燕秦闽粤，历九州岛而不倦焉；自寒至暑，历四时而无疲焉；自辰至酉，历八九场而未厌焉。如人饮食，嗜而愈甘；如人寤寐，久而愈足。岂有他哉？不过习而熟焉，熟而横焉、纵焉、合焉、离焉、出焉、没焉，偏反险侧，变怪百端，而条理错综，不紊不乱，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忘焉，而化焉，斯已矣！先君子呼予小子而命之曰：汝其识之！其习可及，其忘与化不可及也。

藏用

圣人之用与藏，非凡俗可测也。孔子生于春秋，人见其有时用行，而不知圣人无藏非行，虽舍亦用也。譬如舍车从徒，而用责在趾也。人见其有时舍藏，而不知圣人无行非藏，虽用亦藏也。譬如用光在庭，而藏灯在幙也。夫惟圣人善用其藏，自非圣人，则莫若善藏其用而已。吾友黄子苍舒，轻用其才，不能藏也，遭忌被陷濒死者数矣。大难既脱，杜门读书，以为人尽愤愤，莫可与言，乃与妇人穷经论史，陈说百家。妇人不知，拍膝而笑。黄子出谓贺子曰：吾昔尝与士大夫言矣，彼之不知，犹妇人也。贺子曰：子之用才侈矣。虽然，能用以夸士大夫，而不能用以傲妇人。黄子曰：何谓也？贺子曰：子不知乎？智与智敌，则智者愚。愚与智恬，则愚者智。以愚用智，则愚益愚。以诚守智，则智益智。今以王积薪之弈与其偶，方罫用算，其偶莫敌也。及遇不为弈者，而积薪之弈始穷。彼算有胜败，而不为弈者本自无胜，安见其败？我不见败，则固积薪之所不能胜矣。以郭舍人之投壶与其曹，贯耳用骠，其曹莫敌也。及遇不用骠者，而舍人之骠始穷。彼骠有得失，而不用骠者本自无得，安见其失？我不见失，则固舍人之所不能得矣。使人皆知以不败为胜、以不失为得、以不用之用为大用之用，有何愚拙？不与智巧比方齐量也哉。是以螭蝉不用口而能鸣，其所用者内也；君子亦不用辨，而能以不辨止天下之言，则不辨之言过于邹衍也。象罔不用目而能见，其所用者，天也；君子亦不用察，而以不察息天下之明，则不察之明过于离朱也。蚍蜉不用戈矛而能战，其所用者诚也；君子亦不用斗，而以不斗服天下之猛，则不斗之力过于庆忌也。何也？彼辨者察者鬪者，以屡用故穷；而不辨不察不斗，以不用，故不穷也。屡用而穷，穷则絀用，絀用而用，愚拙笑焉；不用而不穷，不穷则足用，足用而不用，智勇藏焉。藏非用也，然天地间公私之用，莫非山林川泽之藏，则藏固便于天下之为用者也。盖尝见制璠玦之重器者，欲求为可用，先求为可藏；铸湛卢

之利剑者，不得已而后用，未及用而先藏。璠玦屡用而不藏，则宝光易销；湛卢屡用而不藏，则威神不守。是故君子善吾藏，乃所以善吾用也。藏之为用，黯而常耀，敛而弥光。而炫之而夸之，则必至于藏与用两失而后已焉，可不谨哉！昔者西域高坐道人至晋，不学华言，晋之名流皆服其理胜。而南唐徐铉，负其才辨，修贡于宋，宋太祖知之，自择不识字者一人之为之馆伴，晨夕相随。铉与高谈，援古证今，徐及国事，此人不知，唯唯而已。铉不能测，再三强聒，全无应酬。铉遂气沮而默，及见太祖，亦不敢伸辨，侘傺而归矣。嗟乎，高坐道人能藏辨于默，而铉不能用默为辨。铉出江南，云兴瓶泻，富于缥緲之万牒铉。入大宋，舌敝唇焦，反穷于不识字之一人，岂非用有穷而藏无穷也哉？今也子以所知者告人，而世人不知，则子之所用者已穷，而世人所不知者无穷。彼以其无穷者穷子之所已穷，吾惧妇人之笑未易休也。黄子瞿然思、惕然戒，曰：吾今知所以藏矣。子益我矣，子生我矣。余曰：可矣。虽然，犹二之也。若夫古之至人，藏身于天下，则虽干将莫邪莫之伤也；藏天下于身，则虽鼻浞操莽莫能夺也。彼且以道藏智，以智藏身，以冲虚无为之身藏天下。藏不在内，用不在外，其藏无迹，其用无方。斯藏用一机、身与天下一体之大道也。

慢藏

福之来也，安之而已。不安而扰扰而求多，是御福也；祸之来也，安之而已。不安而扰扰而生变，是益祸也。昔齐人与魏人战，斩魏上将及王爱子，魏以璧马求归其尸。齐人欲以尸易魏两名邑，魏不与，齐人怒，将残魏尸而再攻。魏东郭生往说齐曰：大王安之，魏人更无地买尸矣。魏人闻齐之再攻也，大恐，东郭生复往说魏曰：大王安之，齐人更无地卖尸矣。请王益以璧马，果得尸而归。东郭生一言，为二国全尸寝甲者，安之之道也。今又见此道于陈声之事矣。庐陵吏陈声，以文无害有宠于郡太守。太守饰三千金装，使入东粤赂权贵，壮士数人挟弓矢以卫，声曰：不可，声之兄馨，今春赴燕谒选，健仆带剑从之，至吴城而死于盗，慢藏故也。夫东粤盗藪也，金珠宝玩，侈观已甚，又益以壮士焉，戎服登程，羣饮聚哗，是吴城之祸再见也。声愿谢遣壮士，衣绽衣，携两书簏，伪为蒙师，家有健仆，与同负簏，可无患矣。守大喜，如言戒行。至韶阳，附客舶，有僧同舟，瘠长而黑，议论风生。声异之，与盟极欢。将抵五羊，僧辞去，沽酒共饮，牵声至僻径，问曰：尔庐陵人，抑知尔乡有陈馨，死于吴城乎？声愀然曰：吾兄也。僧拔刀叱曰：我盗魁也。尔兄慢藏，为我所知；今尔谨藏，又为我知。谨而过焉！我因其谨而意之，尔所谓谨，我所谓慢也。揣尔金不过三千，凡尔所惊疑畏忌珍惜防维于我前者，皆慢藏也。我在舟数视尔簏，尔亦视尔簏；尔每登岸，命仆守簏，周视而去，及返舟又视焉

，是尔日常在簏也；我常戏蹴尔簏，尔怒变色，舟漏仆不即徙簏，尔怒又变色，是尔色常在簏也。尔既以目与色告我矣，又何藏焉？尔不闻乎？被褐怀玉者，必其无意于玉者也；良贾若虚者，必其无意于虚者也。彼非无意也，彼能安之若无意也。安之之道，视有若无，视多若寡，视己藏若未藏，人与物两忘，然后遨游江湖，而不惊衽席，戈矛而无害。今尔怔怔焉营营焉，厚为虑而多为防，是何异潜身而秉烛、匿影而扬声？患剥啄者之相捕，而闭户捏鼻以对曰“无人也”。尔之不安甚矣！尔且不能自安，矧能安我耶？尔且不能安我而忘我，矧能使我安尔而忘尔耶？尔惟不安甚于尔兄，故其慢藏甚焉，撻祸又将甚焉。姑以同舟之欢，贯尔死，且以儆尔也。遂指刀脊殷斑可见者示声曰：杀尔兄者，此刀也。血痕犹在，尔识之乎！叱令速走。吾将赴吾友家酣饮。推声仆地。声据地仰视，僧已逝矣灭矣失矣。急起望之，不可见不可追矣。

预知

人之所以乐生者，以其不知死期也。而其所以恬福者，以其不知祸至也。社稷之臣而欲预知其成败，则忠义之气不鼓；封疆之臣而欲预知其存亡，则尽瘁之力不全。其与人居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吾浑而一之，推吾诚而莫之间，斯可矣。必欲预知其孰憎我、孰忌我、孰阴携于我，则猜防深于内，而仇怨阻于外，出入进退之间，涣然其不相浹也。甚矣，古之君子进而奋庸，则自尽其才力之所可为，而不计其时命之所不可为；退而闲居，则自求其在己者之所可知，而不计在人在天者之所不可知。夫是以随时任运，安行而无碍。彼以术数小道夸我以预知者，皆引我以入于畏途，而非君子之所乐闻也。昔年余在新建陈士业馆，遇蜀人章生，能布算，知前定大数，言予家事皆奇中，且曰：今日朱宗侯招君饮酒，予与士业与焉，使者持柬将至矣。既而果然。遂皆往，爵三进，坐客十余人争就章生问休咎，生鼓掌而谈，众皆惊服如神。徐以微词中诸人隐僻，又皆悚媿有避去者。席罢，章生指予行笈曰：君无长物，仅一玉卮，昨日卖文所得者。开笈相授，即当以吾术告君也。予大笑曰：所贵适志者，以其不知也。使悉得而知之，是尔卖愁以相馈，而我以玉卮贾无穷之忧也。遂辞之。他年与梅子入山，因语及之，梅子曰：子言诚是矣。虽然，子何异于章生耶？子今能黜聪废明而甘无闻于天下欤？抑将以所著经世之书传于天下后世也？子欲以书传于天下后世，举凡古今之是非、治乱之倚伏、贤奸淑慝之区别、遐迩大小之情伪，人方以不知适志者，子乃自谓：我能知之而我能言之，则是子之馈愁于人终无已，人之贾忧于子亦无已也。且子之著书，其谋疎矣。设有人焉，爇百和之香以悦子，而自掩其鼻；吹九灵之箫以乐子，而自塞其耳；罗八珍之味以飨子，而自禁其喉，子必怒而弗受。今子据摭圣贤文武之道以利斯世，而身类冥鸿、迹同野鹤，冷汰于物，而槁落其情，是将以人己之学

，分道而并驰；出处之业，兼修而互用也。吾惧天下不乐读子之书，甚于子之不乐闻术数之语，而矜矜焉发皇其英华，以招忌而召怨。子笑章生，不知章生将捧腹以笑子也。余曰：是吾咎也。于是焚书废学，混其身于樵牧者二十年。机奔在目，若为弗见也者而避之；恶言在耳，若为弗闻也者而违之。我所可知者，我自冥于可知；天与人所不可知者，我与天人相冥于不知。不知贪生，此刑辟所不得而死也；不知贪福，此阴阳所不得而祸也。

造物

天下之治乱，人事之平险为之也。人事之平险，人心之明昧为之也。方其治也，人乐其生，乐生极则嗜欲多，嗜欲多则争竞起，争竞起则人事险，人事险则杀机发，而治者反乱。及其乱也，人忧其生，忧生极则思虑苦，思虑苦则敦厚作，敦厚作则人事平，人事平则杀机息，而乱者反治。治象在乐，而乐生于忧；乱象在忧，而忧生于乐。忧乐平险，相为循环，而治乱生杀之机随而应之矣。迩者南北兵争，山贼大起，荒陬老幼横被屠戮，积骨成丘，流血遍野。彼方之人抚膺长号，谓夫造物不仁至是极也。有负薪老父从而解之曰：此生民自取之灾，人心自蕴之祸，而杀机往复，必然之理也。造物曾何咎焉？彼方人曰：若是，则造物于生死为无权乎？老父曰：彼非无权，乃无心也。请试言之，大凡自小视大者易夸，故以人视天地，常见其盈；自大视小者易忽，故以天地视人，常见其亏。今以蚍蜉蚊虻仰而视人，则人其最大者矣。然人之视蚍蜉蚊虻也，能物物而体恤之乎？能物物而噢咻之乎？并生相残，同类相灭，能物物而调燮之乎？吾手之所触、吾足之所踢、吾口之所咽，能物物而矜全之乎？虽大圣人，我知其有所不能也。造物之视人，亦犹圣人之视物而已矣。是故极人之众，极名都大邑生齿之数至于千万而止，尝试登九层之台，升百尺之杆，俯视城郭人民，蠢蠢然犹蚍蜉也；及其跻华嵩登泰岱，翱翔大白祝融之巔，低徊峨眉熊耳之上，其视神州赤县生齿熙攘之盛，惟有黑壤一色、青烟数缕而已。盖踞地愈高，则视大如小；置身愈旷，则视有若无。然则物生之得丧、时事之升沈、英雄豪杰之成败，自达人视之，不过蠢蠢者自乱自扰、自平自倾于青烟黑壤之内，而于己之性分无与也。又况乎凭虚御极、逍遥无为于冥漠之表如造物者，岂其廉纤细琐施、爱憎恩怨、喜怒偏党于黑壤青烟之内哉？蔽山之牛鬪于平林，两败俱殪，七日尽腐，万虫蠕蠕，穴于肤间，衍然饱、油然适也。俄而狐狸拽之、鸟鸢攫之，牛虫两者并吞于其胃脘，化为粪秽矣。方牛之死，不知其生而为虫也；方虫之生，不知其死而为狐狸鸟鸢之粪秽也。生机之来，造物所不能自己；杀机之反，造物所不能自禁。其为牛为虫、为生为死，自以血肉相贼，为报为复，于理数之常，而岂造物者作意驱之以为虐哉？岂惟牛虫，彼夫大树之蠹，与薪俱焚；败醜之蚋，与瓮俱湔，造物不能使蠹不伤

树而蚋不贪醜，则亦不能使树不焚、瓮不湍而蠹蚋不死也。然则今日之人心溺于乐也深矣，今日之人事习于险也甚矣，因乐成险，因险酿乱，因乱召杀，人自召之，人自受之。造物既不能使人不习险、不溺乐，又安能使天下保治而不乱、长生而不杀也哉？彼非不能，彼盖以不能者为至能也！其不能者，无心之所以成化；而其至能者，阴阳所以不测，而元会所以不已也。造物不暴其至能者，以尸天地之德，而但示其不能者，以任众人之咎。其咎愈众，其德愈神。此造物所以愈大，而众人所以愈小也。

戒智

世之所谓智人，皆愚人也。以其知谋人而不知自谋，知胜人而不知自胜也。知谋人而不知自谋，是目之不见睫也；知胜人而不知自胜，是斧之不自克也。夫惟不知自谋，于是谋人而反为人所胜、为人所谋，而我不自知。即以我之所以谋人者反而谋我，而我终不自知也；为人所胜而我不自知，即以我之所以胜人者反而胜我，而我终不自知也。吾故曰：用智者皆愚也。盖尝读春秋战国之书，诸凡谋人胜人之术，不可胜纪。约略言之，大端有四：一曰攻瑕，一曰恣敌，一曰尝敌，一曰坚忍。当时君臣皆用此四者，展转循环，相谋相胜，而皆不自知。请得举而言之：昔者郟人与随绞州蓼四国伐楚，鬬廉曰：郟人军其郊必不戒，且恃四国之至也，必无鬬志。吾以锐师犯郟，郟必败。郟败，四国离矣。此所谓攻瑕之智也。楚人既已试之郟而胜矣，其后城濮之战，晋胥臣以虎皮蒙马先犯陈蔡，陈蔡乱而楚之右师溃。州来之战，吴公子光以锐卒先犯胡沈与陈，胡沈与陈奔，而楚之全军皆覆。晋人与吴人之所以攻楚者，即楚人之所以攻郟也。晋人与吴人，皆用楚人谋郟之智以胜楚。晋吴既胜楚，而楚人不自知也。昔者越王知吴王之有侈心也，乃赂太宰嚭，使之伐齐，吴悦其言而伐齐，既已胜齐盟晋而骄矣，因而灭吴。此所谓恣敌之智也。越人既已试之于吴而胜矣，其后越王无疆欲伐齐而有侈心，齐人阴令辩士说无疆曰：大王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无疆亦悦于其言也，举兵伐楚，齐乃入越。齐愍王灭宋覆燕，燕王畏而尊之，启其侈心，愍王悦于燕之尊己也，遂欲窥周室而朝诸侯。燕人乃使乐毅约诸侯之兵伐齐，齐几以亡。燕人之所以恣齐者，即齐人之所以恣越；齐人之所以恣越者，即楚人之所以恣吴。燕人用齐人谋越之智以胜齐，燕既胜齐，而齐人不自知；齐人用越人谋吴之智以胜越，齐既胜越，而越人不自知也。昔者智伯欲伐夙繇，阳与之亲，而遗之以大钟，因而灭夙繇。此所谓尝敌之智也。智伯既已试于夙繇而胜矣，其后韩欲与赵魏共分智伯之地，乃与智伯以万家之县一；魏欲与韩赵共分智伯之地，乃亦与智伯以万家之县一。韩魏之所以尝智伯者，即智伯之所以尝夙繇也。韩魏用智伯谋夙繇之智以胜智伯，韩魏既胜智伯，而智伯不自知也。昔者夫差因姑苏之败，泣血自誓，每出

入，辄使人呼曰“而忘句践之杀而父乎”，则谨对曰“不敢”。焦劳勤励，谋之三年，然后报越。此所谓坚忍之智也。夫差既已试之句践而胜矣，其后夫椒之败，句践卧薪尝胆，吊死问丧十余年，然后报吴。句践之所以忍夫差者，即夫差之所以忍句践也。句践用夫差谋越之智以胜夫差，句践既胜夫差，而夫差不自知也。当其谋人而胜人也，若或牖之；及其人以我之谋人者谋我、我之胜人者胜我也，若或蔽之。此非智于前而愚于后也，又非前之智至后而有时而格也，又非后之用智者其时与地便于前日也。贪能令人瞽，躁能令人昏，计虑深于忧患，而神志耗于安乐。夫是以用智而反愚也。今夫明镜所以常照者，以有时匣而藏之也。使终日用其明，而不止尘垢或蒙之矣；莫邪所以常铄者，以有时鞘而收之也。使终日用其铄，而不止缺折或随之矣。是以谋人者不用其谋，而用人之所不能谋胜人者，不恃其胜，而恃人之所不能胜。斯可谓善用其智者也。

全勇

盖闻全于慈者不必博爱也，全其慈之性而已，性全则爱不期博而自博矣；全于勇者，非必服猛也，全其勇之天而已。天全，则猛不期服而自服矣。性天之间，慈勇之大原也。东门吉生，豫章之勇士也。崇祯壬午，与僧游秋山之麓。忽林薄间有物，从吉生背跃出，搏其肩。顾视之，虎也，以手捍之，虎稍却，熟视吉生，舍之，攫僧，噉食立尽。吉生徐行而归，过予言其状，且曰：虎择人而食，固如是乎！余曰：虎非择人，乃避人也。凡人之所以能胜物者，胜之以气而已。气强则猛兽避焉，气弱则蚁蛭制焉。古之养气者，卑万乘，藐大人，凌霄汉而薄日月，何况于虎哉！吾闻虎之食人，必乘其惧，是以老子曰“猛兽不据赤子”。老子非谓猛兽爱赤子而不据也，以赤子无知而不惧，故不据也。而子瞻亦曰“猛兽不攫醉人，必坐而待其醒，然后攫而食之”，子瞻非谓虎待醉人醒而食之，谓待醉人惧而食之也。彼赤子与醉人，岂有力足以制虎哉？不惧则天全，天全则气定，气定则莫邪无所施其威，而爪牙无所肆其毒。养气者如赤子焉物莫能伤之矣，如醉人焉物莫能伤之矣。何者？恬于所伤，故莫能伤；恬于所惧，故莫能惧也。子其勉乎哉！吉生曰：如子所云，则古之卞庄子桓石虔，其制虎也，亦可谓能养气者乎？余曰：是勇也，是养气者之所出，而非气也。夫人气胜足以鼓勇，而好勇亦足以伤气。鼓而勿伤，是在养之而已。古之人固有养其勇于进前，亦有养其勇于退后者矣。其勇于进前，惟不惧也，譬如神龙之不匹、鸷鹰之不双、狻猊之不群，彼惟养其专气，而能以进为取，以前为功夫，是以进前而不惧也。其勇于退后，亦惟不惧也，譬如神龙将飞而潜身试跃、鸷鹰将击而卑躬戢翼、狻猊将攫而蹲身踞伏，彼惟养其全气，而能以退为进，以后为先，夫是以退后而不惧也。不惧者，人其

所以不惧者，天也。天人所合，智谋出焉，进退前后，鬼神且莫能测其端，而况于人与物乎。嗟乎，天下多事，其搏肩而伤子者，岂独虎哉！吾有以进子矣：子而勇冠百夫，吾将进子以养勇矣；子而气豪一世，吾将进子以养气矣。非舍气而更求所以养勇也，但能养气，而养勇之道，固已兼之而无遗矣。何则？养勇而养其勇之所自出，斯天全，而勇亦全也。

图大

狃小而拘于墟，此不善为小者也。善为小者，不为小也。图大而失其居，此不善为大者也。善为大者，不为大也。不为大，故知大之无余于小；不为小，故知小之非不足于大。鯤之大也，其势在水，其用在化。挟三千里之水而不能化，水失其势，鱼虾且得以其小者傲之矣。化而为鸟，鯤之善为大也。鯤惟不自有其大，是以化也。鹏之大也，其势在风，其用在息。抟九万之风而不能息，风失其势，鸚雀且得以其小者傲之矣。息以六月，鹏之善为大也。鹏惟不自有其大，是以息也。故知鯤之能化、鹏之能息者，斯可与为大为小，可与语大语小，可与语无大无小矣。而吾有怪于李秃翁之语大也。秃翁好大者也，其言曰：余家泉海，海鱼入港，潮退而不能去也。集数百人，持斧斤，升梯登鱼背，斫割连数百石。鱼故无害，须臾潮至，翻身摆尾，悠然而逝。以为鱼之大者莫过此矣，则又有大焉者一鱼出海，初视之，如云如雾，俄焉雾散云开，见海中有鱼，如大行王屋，亏蔽天日，白昼晦冥，绵亘蜿蜒，莫穷其际。从东徙西至，朞月乃已。则是鱼也，奚啻三千里之鯤而已哉！豪杰之士亦若是鱼而已矣！嗟乎，秃翁则诚豪杰也，然徒知豪杰之能为大，而不知圣贤之能不为大也。不观之龙乎？当其鼓浪升天，排山倒海，霖雨万里，而非其德；洪水九年，而非其怨。此可谓大矣，及其化也，时为人焉，时为虫焉，时飘为叶焉，时掷为梭焉，时络为弦焉，时藏于指爪，时潜于肩臂焉。方其为人虫也，与其为龙，无以别也；方其为叶为梭为弦也，与其为飞为跃为腾，无以别也；方其在指在肩在臂也，与其在天在渊在渚，无以别也。彼自有所以为大为小为卷为舒者，而人乃以区区小大之形、琐琐卷舒之状求之，是岂知龙之为龙哉？故夫龙之为龙，不可见也。惟不可见，故曰神龙。龙而神焉，斯固董父所不得而豢，刘累所不得而畜，朱萍漫所不得而屠，夏后氏所不得而醢，张茂先所不得而食者矣。彼且嘘吸阴阳上下星辰，卑昆崙、薄蓬莱，而犹昭昭皇皇，为人所见焉，犹需饮食、求嗜欲而为人所豢焉畜焉，则必至于攫患被害，而为人所屠且醢而食之然后已。故夫屠醢之祸始于豢畜，而豢畜之辱始于可见。由此观之，凡龙之可见而可豢可畜可醢可屠而可食者，皆凭其大者，以伤其性而贼其真，名虽为龙，而未离乎鱼鱣之类者也。岂惟龙哉，惟凤与鹏亦不可见也，凡鸟之大而可见者，玄鹤乎黄鹄乎，皆未离乎鸚雀之类者也。岂惟凤与鹏哉

，惟麒麟与驺虞亦不可见也，凡兽之大而可见者，犀象乎熊罴乎，皆未离乎犬豕之类者也。嗟乎，秃翁惟其欲为泉海之鱼，是以撻祸而不宁。使秃翁不为鱼，而为龙为凤为鹏为麒麟为驺虞，世人安得而祸之也哉？

怜才

天与我以才而人褻之，人之罪也。天与我以才而我自褻之，我之罪也。褻才之罪，岂独人哉，即马亦有然者矣。往者吾邑城北刘翁有马，生驹，昂首而长嘶，多鬣而蹄啮。翁甚恶之，里中相马者皆莫议也。有大腹贾见之，三顾而不忍去，踵门偿其价三百金，翁喜过望，与券。既成，徐而问曰：客之急市吾马，何为也？曰：良马也，可行千里。可教之战，且献之内廐也。曰：长嘶何也？曰：不能通其志也。曰：蹄啮何也？曰：不能尽其才也。曰：其长何也？曰：马八尺为龙，其长犹未艾也。翁唯唯，已而告之曰：吾南方之养马也，稍长，则{豕贵}其首、雕其蹄，今悉如法，可易制矣。客艷然变色，顿足失声曰：已矣，无所用矣！是黑龙之精也，其性刚烈，不制于人，制之则不能千里矣！索还其金，太息而去。翁始悔恨，试以凡马驭之，犹日行三四百里，他马不能及也。及崇祯癸未，余里周生有白马，朱鬣，日食称一石，虽百夫莫能制也。周生曰：是无用而多费吾稻。牵于湖南五达之衢，市焉。会逆贼张献忠猝至，掠生与马而去。贼将有善相马者，见而惊曰：此千里马也，眼有紫艳，口有红光，其齿锯如虎，其首擎如鹰。教之战，天下莫能敌也！教成，以献其伪主，被以锦鞞，席以文茵，饥食人膏，渴饮人血。马乃奋跃长鸣，自以为良遇也，破长衡、入吉袁，冲突驰击，所向披靡。归而论功，赐号曰免食三品料。遇周生于涂，瞠然如弗见也；取刍豢以饲，则蹴而覆之，若饫膏粱而弗屑也，若挟贼宠以相骄也，若怨憾畴昔之不见知也。居无何，官兵恢湖南，贼将走渡洞庭，舟破，马与贼同溺死焉。贺子曰：是皆马之不幸也！向使二马生于盛隆，遭逢知己，腾蹶风云，驰驱日月，岂不为当世所用、后世所称哉？是故驾辂车而鸣和鸾，则黄帝之翠黄、禹之飞兔腰褭，而穆王之白{减木}山子也；服戎辂而饰繁缨，则魏武之绝响影、唐太宗之拳毛白蹄也。若夫空谷白驹、野厩黄骝，犹得以优游闲旷之身，与深山之鹿、秋后之兔同其高逸。惟不幸而无知者，遂为人所褻，使牧竖佣奴操羈继而鞭捶之；又不幸而所知非其人，失身自褻，遂甘为贼用而不耻，且举故主豢养之恩而仇之。呜呼，可伤也已！虽然，求良马者必在冀北，大江以西非其产也，乃百年之内，弹丸禾川，龙种再出焉。然则天下未尝无千里马，其混迹槽枥，为人所褻，而因以自褻，漏于余见闻之外，盖不可悉数。而况于人乎！吾是以于二马而兴怜才之欺也。

用人

新安余生过予，称其舅氏程翁，富可敌国。程翁为人，口吃身短，目不识

权衡，朝夕鱼蔬小市，为人所欺，而所积金珠，殆以室量。及问其富术，则曰：翁无他长，惟能知人、能用人而已。邂逅而得一人，审其可用也，罗而致之，不必其亲昵也，不必其里闾也；进而周恤之，又进而宠任之。或恇者或黠者、或廉者或贪者、或明敏者或微密者，或愿而驯者，或贫而无赖者，各因其质，或付质库，或任盐卤，或梓柏杉枅，或漆或靛，或绫绢，或铅锡或珠玉，各随其能；或客荆扬，或入幽冀，或青兖徐豫，或滇南巴蜀，各从其宜；或予数百金，或千金；或专或兼，或正或副，各称其量。与不过分，用不违器，舍短取长，审几量力。其有不胜任者，朝进而暮出，弗敢怼也。他日，有谗于翁者曰“某任质库于东，而隐其息，别营质库于西矣；某司贸易于南，而隐其息，别寻贸易于北矣”，翁闻而喜；则又有谗者曰“某为盐卤，而遣人私贸绫绢；某贸绫绢，而遣人私货珠玉矣”，翁闻又喜；则更有谗者曰“某以翁货转输四方，其息倍蓰，新安之人奔走其门，市良田美宅于邻邑，而擅一方膏腴之壤矣”，翁闻则益喜。或问其故，翁曰：所贵乎良商者，贵其因时而善变也。彼守吾货而不变，征贵而不征贱，能取而不能舍，知得而不知丧，是天下之贱商也。吾货有常而息无常，吾息有常而取息之道无常，物无常贱也，以贵易贱，贱必复贵；时无常绌也，持赢守绌，绌将复赢。善变者以无常为有常，未旺而趋，未衰而徙，已得利则速去之，珠转盘旋而无所滞。吾既溢富，则彼亦自饶，彼能自饶，即吾饶也。世未有盥无完缶而可为人任埴埴，爨列破釜而可为人司冶铸，身患哮喘欬逆之不治，而可为人调寒热、和腑脏、称良医。则未有才不能具温饱、智不能周妻子，而能为人持筹握算，操奇赢、权子母者也。吾第以其能胜任为愉快而已，他何咎焉？贺子闻而叹曰：大哉是言，即为天下之道，亦不越是矣！为天下者，贵在用人；用人之本，在于知人。知而用之，毋拘文，毋偏听，毋求备，毋摇其肘、毋夺其私，天下之才，有不乐输其诚而毕呈其技者乎？嗟乎，以诸葛武侯之明，而不能知马谡；以张魏公之忠，而不能曲端。而知人用人，程翁独能兼之。若程翁者，岂寻常货殖之徒所可及哉！

备患

患事者，必患于无事之先，迨事至而后患焉，患亦为事矣。备患者，必备于无患之先，迨患至而后备焉，备亦为患矣。故君子不以事撓心，不以心撓事，不与祸斗力，不与灾生赘，不与时争利，不加事于事之外，不造事于事之中。抱一守贞而无与竞，故能履虎尾而不啞、历羊肠而不蹶也。古人有言曰，鱼不见水而不溺水，龙不见石而不触石。夫其不溺水也，以其不见水也，非不见水也，以水为命，安于所溺，故不溺；安于所见，故不见也。夫其不触石也，以其不见石也，非不见石也，以石为性，忘于所触，故不触；忘于所见，故不见也。然则身在事患者，亦若鱼龙之在水石而已矣。且夫人皆知备之为备

，而不知不备之为备也。备之为备，防于有形；不备之为备，止于无形。惟君子能备无形之患，故有形者莫能患焉。龚遂撤属邑之兵，而渤海之盗立解。撤兵乃所以备也，使必增营垒、选卒徒以为备乎，盗斯伐之矣；郭子仪解帐下之甲，而鱼朝恩之衅立消。解甲乃所以备也，使必盛驺从、拥牙兵以为备乎，衅斯乘之矣。此岂非不备之备密于备之为备也哉？吾乃知凡备人者，畏人者也；备于人者，畏于人者也；不备人而自备者，自畏而人畏之者也。其在大有之干，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孚诚服天下，无盟誓而人信，无鈇钺而人畏。夫是以不交而交如也，不威而威如也。交如者，交之所不能及；威如者，威之所不能及也。而象传亦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谓夫城府险深、挟诈设备者，威不足而畏人，曹操司马懿之流是也；乐易近人、推诚无备者，威有余而见畏于人，汉高光武之类是也。乐易无备，而人以为交焉，以为威焉，其为备也，顾不大哉！昔者石先生乘骏马如飞，心怖欲坠，老仆进曰：主勿怯，怯则坠矣。主但意在马先，惟恐霜蹄之不疾焉，则驰驱如意矣。从之良然。乃知向之教以攀鬣蹴蹬者，皆庸人增我怖者也。他日登华山，上千尺幢道，险而恐蹶，老仆又进曰：主勿怯，怯则蹶矣。主但纵心信步，旷然如履平地焉，则几及矣。从之良然。乃知向之教以拾级勿视下者，皆庸人致我蹶者也。由是，终身乘骏马若繭云雾而追奔电也，三登泰岱，若携杖履而上邱阜也。最后遭罹大变，备尝百艰，先生叹曰：老仆畴昔，曾以乘骏马登山二事，进我于大道矣。由是，谈笑安闲，寂若无事，因而出险。乃知向之教以舞智用谄者，皆庸人拘我繫我而幽囚我者也。石先生此言，是亦不备人而自备，不畏人而自畏，不备于有形，而备于无形之说也。

得机

大凡君子与小人所以得君者，莫不各乘其机而用之。将为批却导窾乎，机也；将为弄丸解围乎，机也；将为转轮旋毂乎，亦机也。机者，治乱之关，而拨乱为治之会也。是机也，君子乘之以匡救其君而有余，小人乘之以蛊蔽其君而非不足。操其所胜而夺其所私，是在君子因时制宜而已。昔者孔子相鲁，季桓子弗善也，齐人归女乐，桓子受之，与鲁君往观，三日不听政。使鲁君自惑，孔子自行，无逐圣人之名，而有弃圣人之实。此桓子阻孔子之机，正人君子所切齿而扼腕者也。而番吾君能因桓子之机而倒用之，就其蛊蔽之术以为匡救，斯又奇矣。赵烈侯赐歌者抢石二人田万亩，相国公仲连欲谏不可，辞疾弗朝；番吾君亦知谏之不可也，乃劝连荐贤，连从之，即荐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畜侍以仁义，欣侍以举贤任能，越侍以节财俭用，烈侯悦此三人之言也，乃谓连曰：歌者之田且止。夫人臣事君，未有能与君争胜者也，争之而胜则名不可居，争之而不胜则事不可复。藉令仲连与烈侯争此区区万亩之田，所持者小，所

伤者大，烈侯将谁与成口强之业哉？今也臣无苦口之劳，君无逆耳之怒，机发于伏，而势转于环，乃知番吾君沮歌者抢石之机，与桓子沮圣人之机，邪正虽殊，设施则一也。虽然，应机之方，又在相时而变矣。机有时当用操者，或失之纵，则沮。苟进一贤，而与不贤人参之；去一不善，而与不善人参之。此如刳豚而与彘谋，荐羔而与羊谋，必沮之势也。所以先机密运，宜用操也。机有时当用纵者，或失之操，则窒。苟兴一利而急争之，以树非常之名；去一害而固执之，以速脱距之效。此如琴瑟之胶柱而不可鼓，关键之坚固而不可开，必窒之势也。所以圆机妙转，宜用纵也。然则番吾君之用机，又不如徐无鬼之易易也。徐无鬼说魏武侯曰：臣善相狗也，下之质执饱而止，中之质其目若视日，上之质若忘其一；臣相狗不及臣相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恤若失，若丧其匹。无鬼盖借相狗马为隐语，以喻用人知人之道也，不言何以用人、何以知人，但言相狗相马，而武侯固已深喻其旨，畅然大悦矣。盖烈侯所好者声音，番吾君以荐贤易其声音之好，其机用操，操则其情移、其志变；武侯所好者狗马，徐无鬼即以狗马易其狗马之好，其机用纵，纵则其情舒、其志豁。操者以反为事，而纵者以因为功。反之事犹有待，而因之功并无迹。吾故曰徐无鬼易易也。且非独无鬼一人也，止沉湎者，必反之而用监史，亦或因沉湎以解沉湎；止惑溺者，必反之而用规正，亦或因惑溺以破惑溺。齐威王沉湎于长夜，羣臣谏之，弗止也，淳于髡因而进男女杂坐、一石亦醉之言，微辞而止之。楚庄王惑溺于爱马，欲葬以大夫之礼，举朝争之，弗止也，优孟因而进美玉为棺、祭大牢而享万锺之言，谈笑而止之。皆因也，机也，皆徐无鬼狗马之讽所触类而变通之者也。不乘人主之机以拨治乱于瞬息，乃悍然与人主激聒而不已，此比干所以剖心，而子胥所以有鸱夷之赐也。悲夫！

疑阳

盖闻阳之为道，未有不尊于阴也。阳用其强，尊而易屈；阴用其弱，屈以致尊。各相用，则交相敌矣。当其未敌，弱常避强，弱之避强，将以用其弱也。用弱既熟，阳失其尊，始则相释以成其骄，继则相狎以成其玩，终则相假以成其乱，使得蓄积弱阴以敌强阳，于是鬼侮人、女制男、臣僭君、小人冒君子。至于小人冒君子，而阴阳之变始不忍言矣。姑以人鬼言之：青州有少年，浮海遇风，飘至鬼国。少年进而揖之，而鬼不见，与之语，亦弗闻也。遂升王殿。王方视朝，逼而侵之，王蹙而偃，羣鬼负王入宫，召巫视焉。巫言：无伤也，阳地阳人偶来为祟，强阳性暴，不耐久居，遣之易也。乃具酒食，缚草为人马形焚之，巫歌舞诅咒，少年据案醉饱，俄有仆夫奉马而至，少年乘醉，跨马至岸，得所乘故舟，扬帆疾去。巫与羣鬼鼓吹拜送，终不见也。若是乎人憎鬼，鬼亦憎人乎？人诅鬼，鬼亦诅人乎？人以不见鬼，故鬼为人祟；鬼亦以不见

人，故人为鬼崇乎？虽然，人蒙鬼憎，阳失其尊矣；人受鬼诅，阳失其尊矣；人为鬼崇，阳失其尊矣。若夫君子失其尊，而君子与小人，有不互相蒙、互相憎、互相诋者乎！萧望之周堪诸君子，即石显弘恭所憎所诋之小人也；窦武陈蕃诸君子，即曹节王甫所憎所诋之小人也；元佑司马光诸君子，即章惇蔡京所憎所诋之小人也；近世杨涟邹元标诸君子，即崔魏虎彪诸凶所憎所诋之小人也！憎诋相蒙，嚣呶不已，鼠璞之音，愈辨愈讹；鹿马之形，屡分屡混。呜呼噫嘻，有由然矣！凡为小人者，未有不巧避小人之名者也，避小人之名而无以容之，则其怨必大泄于君子，媒孽君子之短长，而以小人之名反被君子矣。且凡为小人者，未有敢径行小人之事者也，行小人之事而有以激之，则其毒必尽发于君子，矫诬君子之隐私，而以小人之事反诬君子矣。被之以名，诬之以事，罗织狱兴，朋党祸延，君子之羣尽空，而小人始俨然冒为君子，逐臭附膻之伦，亦翕然共尊小人为君子。君子小人，是非玄黄，相攘相争，遂与国运相为终始，天下事尚忍言哉？且夫阴阳互易，从古至今未有已也。唐武后被袞冕，临朝称周天子，于是昌宗易之遂为周室妃嫔矣。昌宗易之非妃嫔也，然身沐周天子房帷之宠，虽欲辞妃嫔之名，不可得也。契丹陈州女子号白颈鸦者，能主兵事，封为怀化将军，有侍夫百人。此百人者，遂为将军侧室矣。百人非侧室也，然身受侍夫之号，虽欲辞侧室之名，不可得也。又其甚者，曹氏，汉之内寇也，而诋诸葛之出师为寇矣；禄山，唐之反将也，而指颜常山之举义为反矣；李自成张献忠，大逆不道之剧贼也，而传宣伪檄，乃敢斥朝官为贼臣矣。天人神鬼，以颠倒幻化为不测；阴阳内外，以错综变置为无穷。彼为君子、小人者，默相推迁于其间，而各不自知，斯又不得以用强失尊贵难于君子也。悲夫！

定志

古今所以保治弭乱者，有道焉，有术焉。何谓道？圣人治民，不能尽人而治之也，惟治民之志与气而已。民气欲其常通，而民志欲其常塞。气通而后上下之交合，志塞而后上下之辨明。上下交合，则虞诈消；上下辨明，则覬觐绝。但使天下虞诈消而覬觐绝，则可端拱而治。故曰，治民者，治其志与气而已。此其道，在易之泰与履矣：地上天下为泰，传曰“泰者，通也，上下交而其气通也”；上天下泽为履，传曰“履者，礼也，辨上下以定民志也”。嗟乎，上下辨于朝廷，何以民志遂定于天下乎？圣人于此识其微矣。圣人谓，夫生民之乱，生民之志为之也。彼民见夫养尊处优者犹夫人也，则以为此皆有志者所可为云耳，此后世所以有僭窃叛逆之事也。虽然，民志无穷，而民分有辨。吾欲从其无穷者塞之，必先取其有辨者定之，是故自天子以至公侯伯子男乡大夫士庶下，及舆台皂隶牧圉，皆有等威以相及也，为之明其度数、详其经制、

多其节目，使委曲而繁重焉，而民之有志富贵、不能枯槁山泽者，则又为之论秀而书升焉，自里选而乡举，皆由大乐正渐次以达于大司徒，然后升于天子论定，而后官位定，而后禄焉。使民晓然知夫至富至贵者之不可几，而一命再命之荣亦从其勤苦艰难而仅得之，非可力攫而智攘也。夫然后志塞而礼行，礼行而气通，气通交合，君民一体，朝野辑和，忧乐相关，兵刑不用。故曰上下交而气通也。盖明其辨乃所以合其交，而塞其志即所以通其气。呜呼，三代隆盛所由久安长治者，其道在此。易传所谓“履而泰然后安”也。迨至后世，师书升之制相沿而为科举，沿科举之制递降而成举业矣。虽然，举业者，亦帝王保治弭乱之术也。何谓术？举业之学，能使民乐为我愚，能使民乐为我贱，能使民甘为我屈且辱。何以明其然也？图史典籍，此聪明才智所自出也，后世帝王非不欲尽罗聪明才智而用之，而无如学者之趋平而就易也，不得已，因其平易而聚功名富贵于一路，程之以训诂，束之以八股，绳之以有司之尺度，使中才以下，皆得勉强学问、观光上国，而聪明才智之士亦尽弃所学，降心敛气，耗精神、糜岁月以为揣摩。功令所悬，风气随之，衣冠之伦悉走平易，驯而易制，庸而易防，纵鲜经纬匡济之弘猷，亦无篡逆叛乱之巨猾。上下辑柔，以成治理，故曰能使民乐为我愚也。宾兴盛典，惟重进士，紫薇青琐，皆出蓝袍；天禄石渠，尽悬帖括。虽学如董杨、才如晁贾、博综如班马，废置黜落，没齿无怨。消磨英雄而泯其迹，颠倒豪杰而忘其故，故曰能使民安为我贱也。朝廷三年一大比，所得进士不过三百余人，此三百余人，不必人人尽贤也，释褐未几，登台省、跻卿贰而人不以为躐荣者，则以为举业、进士，学孔孟之学者也，以膺仕与学孔孟之学者，譬如闺阁之女，不问妍媸，但非男子皆可结褵也。其举业技成，而厄于三百进士之数者，则等而杀之，有乙科焉，有明经焉，固已禄薄秩微，不得与进士齿矣。若其降而下之，则有国学焉，有儒士焉，有三考焉，此三途者，不必尽不肖也，然其禄愈薄、其秩愈微，相与仰鼻息、奉颐指、供奔走于进士之前，恬为固然。其间或有遭时结主、奋身显庸者，然如海国贡珍，必责疵纇；自非夜光，莫能暗投矣。自此而外，纵有聂政荆轲郭解豪悍不羁之徒，莫不奴隶而鞭笞之，捧盂匱、执麾盖、受徭役而不敢后，故曰能使民甘为我屈且辱也。民乐为我愚，而后我得独有其智；民安为我贱，而后我得独享其贵；民甘为我屈且辱，而后我得独居其尊且荣。明知驱天下于空疎无用，文质无所底，缓急无所恃，而保治弭乱之功，卒不可废。盖术也，而寓于道；塞志也，而寓于通气矣。噫，后世以此坊民，民犹有犯上而作乱者，盍亦反而求之道德齐礼云耳？

汰甚

善治天下者，无取乎有快心之事也。快心之事生，而伤心之事起矣。吾有

所快于此，必有所不快于彼；有人焉以此为甚快，必更有人焉以此为甚不快。使天下各营其所甚快，各避其所甚不快，此岂朝廷之利哉？古之圣人，用人而非其愉，弃人而非其拂，生人而非其德，杀人而非其威。凡所以用之弃之生之杀之，皆其人之所自取，而圣人无与焉。故天下受圣人无心之治，而圣人亦享天下无事之福。后世不然，爱一人，则加膝以为快；恶一人，则脱距以为快；生一人，则响嚅噢咻之为快；杀一人，则芟伐蕴崇之为快。于是德怨分而是非竞，意见殊而朋党炽，快心而言出而必反，出反不休，所伤之毒，腾为谤诬；快心而行往而必复，往复不已，所伤之毒，变为惨鸷。吾所快心者一人，人所快心者又一人，彼此互快其一人，而互伤已遍于众人；前人所快心者一事，后人所快心者又一事，前后迭快其一事，而迭伤已及于众事矣。则是快心者，杀机之所由伏，而害气之所由蕴也，可不惧哉！且夫快心之事，相激相成，终无已也。不甚焉则不快，不大甚焉则不大快，不自为甚则不独快，不众为甚则不众快。圣人知夫大快之后必至大伤，而众快之后必至众伤也，是以敬焉止焉荡焉平焉，我不为所甚刚，故亦不为所甚柔；我不为所甚喜，故亦不为所甚怒；我不为所甚恩，故亦不为所甚怨。而后知甚刚甚喜甚恩者，凡人之私，而非圣人之公；凡人之妄，而非圣人之识也。从其公且诚者以观圣人，虽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而不谓甚也，彼其所与者，非快其心以溢于舜禹之分也。虽一朝赫然诛四凶，而不谓甚也，彼其所诛者，非快其心以溢于四凶之分也。苟快其心而溢其分，则虽小賚小封小诛小僇，而人皆以为甚焉。然则天下之治乱，在快心者之甚与不甚而已！今夫快于食者必伤其食，伤食之甚，其视淳熬淳母、猩唇驼峰，皆粪秽矣；快于色者必伤于色，伤色之甚，其视南威西施、粉红黛翠，皆蛇虺矣。又况快心伤心之后，宁能复覩快心之事也哉？快心既甚，必有愤懑之气随之；伤心既甚，必有阴阳之患中之。是以圣人重恶夫快心之事也。非恶夫快心之事，乃恶夫伤心之事也。昔者孔子未尝得天下而治之也，然吾谓善治天下者莫若孔子。何也？孔子以无毁誉之心治天下之是非，则贤否定；以无适莫之心治天下之同异，则偏党化；以不欲勿施之心治天下之好恶，则情伪消。孔子之所以为此者，不过欲天下无伤心之事云尔。使天下无伤心之事，则柏皇栗陆伏羲神农之化也。孔子惟欲天下无伤心之事，故不欲天下有快心之事。而天下快心之事，实从好尽与太甚两念而生。孔子曰“有余不敢尽”，孟子曰“仲尼不为己甚”，盖为快心者示傲也。

驯文

邑西刘生，好学士也，尝从余问为文。余患其才敏而气决也，示之以驯谨。比及三岁，年益茂而志益锐，下笔千言立就。余患其率易而坦直也，乃救之以巧以变以奇以放。生颦蹙而对曰：弟子学为驯谨之文有日矣，今又命之分趋

而旁歧焉，惧其失故步而颠蹶也，敢求所安。余笑曰：子以为驯谨而外，别有所为巧变奇放哉？吾患子为驯谨未至耳。子为驯谨而至焉，巧变奇放不待更端而自至矣。不闻古圣人之教人射乎？射义之言曰：“射之为道，内志欲正，外体欲直，持弓操矢欲其审固，正己后发，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周礼之教射，一曰和容，一曰兴舞。此其淳淳于驯谨之道，可谓至矣。于是有得于驯谨之至而为巧者焉，去柳叶百步之外而射，百发百中，皆穿柳叶而叶不落、矢不坠者，养由基是也。有得于驯谨之至而为变者焉，两雄交射于中衢，矢锋交触，至地而尘不扬，其一矢竭，拾取棘端，抵刺矢镞，不差毫芒者，飞卫之与纪昌是也。有得于驯谨之至而为奇者焉，措杯水于肘上，镞矢已沓，方矢复寓，而杯水不摇、矢锋不跃者，列御寇是也。有得于驯谨之至而为放者焉，登华峰，临百仞之渊，而蹈危石，背逡巡，足三寸垂在外，矢无虚发者，伯昏无人是也。此四人者，岂能越于圣教范围之外哉？其为养由基者，即圣教所谓志正体直者，习惯成熟而已。藉使内外不一，体志相违，支左屈右，张皇失措，乌能为巧？其为飞卫者，即圣教所谓和容兴舞者，官止神行而已。藉使容悴不和，兴沮不舞，生死衡决，两败并伤，乌能为变？其为列御寇者，即圣教所谓持弓矢审固者，纯气自守而已。藉使弓矢不固，心手不忘，两箭追风，毫发千里，乌能为奇？其为伯昏无人者，即圣教之容体比礼、节次比乐，以壹其志以恬其气，圣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已。藉使体摇志乱，节愆气浮，临深阻高，魄战胆落，乌能为放？由是观之，天下事未有不能为驯谨而能巧能变能奇能放者也。苟其能驯能谨而不能为巧为变为奇为放，必其端已守残，学一先生之言而未造其至也。今吾子之所为驯谨，果能至耶否耶？如其至焉，则愈巧愈熟、愈变愈常、愈奇愈正、愈放愈收，皆平日妙心所发皇，而临文天机所跃露也。然则吾所谓巧变奇放，不过学问驯谨所至之境、所验之候，岂作而致哉？自然而然，即为文者不自知也。子试屏缘息虑，以学为文，曲者中钩、直者中绳、圆者为珪、方者为璧，错综开合，有伦有度，驯谨如是，是亦可矣。及其积厚资深，左右逢源，从心所欲，随手所之，凿蚕丛出鸟道，扰蛟龙搏虎豹，倒沧溟荡山岛，海印发光，蜃楼市幻，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其为巧为变为奇为放，千态万状，出没毫端，而于曲直方圆之体，丝毫不乱。文至于此，虽欲于尺幅之内别其孰为巧变、孰为奇放，可复得哉！故曰，醉也而后肆焉，操也而后纵焉，宁止纯一也而后猖狂恣睢焉，皆从其至者言之也。吾子勉之！欲为驯谨，第造其至者而已矣。驯谨不至而欲巧变奇放之至，不可得矣。昔者齐梁人惟不知驯谨之至，是以取青妃白，欲巧而不能巧也；初唐人惟不知驯谨之至，是以厌故竞新，欲变而不能变也；扬子云惟不知驯谨之至，是以玄文黯黩，欲奇而不能奇也；樊绍述惟不知驯谨之至，是以魁纪

荒诞，欲放而不能放也。

酌取

富贵之本于天者无常，而本于身者有常。知天之无常而酌取之，则取而无禁；知身之有常而酌用之，则用而不穷矣。譬如蛛螭吐丝成网，而蛛螭得网以取食；桃虫织麻成袜，而桃虫得袜以为室。二物取身之自有者为其自资，而不侈用其有，故能常有其资也。神龙嘘气成云，而龙得云以致雨；猛虎啸野成风，而虎得风以振威。二物取其身之自生者为所自藉，而不殆用其生，故能常有其藉也。富贵者，亦人所自有之而自生之者也，自有而不能为资，自生而不能为藉，而更侈之而复殄之，倏得而生倏失而死，生而肥沃死而槁落，如木之有蠹、果之有虫、酰酱之有蠃螬焉，适足以贼物而自伤也矣。尝闻江南富儿，侈居华屋，恶见炊烟。骤贫鬻宅，僦寓小楼，邻人烧煤，烟气触喉，委顿而毙。宋祖既灭李煜，得其宠姬，夜见油烛，闭目嗫嚅，谓有烟气。易以纯蜡，复闭目云烟气愈甚。宋祖诘曰：汝在江南无烛乎？对曰：妾在江南，房帷巷幕，皆悬大珠，其光如昼，不识烛也。宋祖怒其汰，叱出发隶教坊，饮恨而死。近世维扬有巨贾，结欢贵人，乃为精馔，邀其二子，皆骄倨不至。主人躬请再四，夜分乃临。美人捧爵执匜，丝竹竞发，水陆杂进，公子相视而笑，莫肯下箸。主人拜祈，乃举熊蹯一脔，入口即唾，相视复笑曰：烟气殊苦。升车遽去。主人惭谢失节，私请其从者曰：窃闻公子食必炊炭，今吾身执爨、妻执饪，未敢用薪，而言烟气，敢问何也？从者曰：公子炼炭有方，碾炭和药，九炼乃成。未炼之炭，与炼不及九，皆公子所谓烟气，不可食也。及维扬兵乱，二公子狼狈窜匿深谷，绝粮五日，全家饥甚。见巨贾同匿，匍匐往乞其余饭，贾辞曰：尚未炼炭。二公子媿愤，遂饿而死。由是观之，富贵之事，其伤于烟气者多矣。富贵之人，其为类，于烟气所伤者，又多矣。甚矣富贵之难居也！非居富贵之难，取之过其节，用之溢其分，浸淫富贵之场而不自知其难，是以难也。惟君子知其难，是以富贵必求为可受。世多藜藿，则膏粱重，有至重者，国禄为轻。得其至重以居膏粱，则虽国禄亦无轻焉。世多短褐，则绂冕荣。有至荣者，国爵为辱。得其至荣以居绂冕，则虽国爵亦无辱焉。夫然后可受也。富贵必求为可守，后之亡者，今之存也，善为富者，慎保厥存，不贪多存，以厚其亡。亡者不厚，则存者永存焉。后之退者，今之进也。善为贵者，每难其进，不务加进，以益其退。退不益退，则进者常进焉。夫然后可守也。富贵必求为可复，失富之后难以处贫，富不改贫，富虽已失而贫如故，吾还吾故，则失无所失焉。夺贵之后难以处贱，贵不改贱，贵虽已夺而贱如初，吾返吾初，则夺无所夺焉。夫然后可复也。凡此三者，皆酌取而酌用之道也。苟失其道，酒肉蒸其鼻口，嗜欲溺其心志，上之无可受之量，次之无可守之力，下之无可复

之路，举其平日所侥幸而获，与夫先世所勤劳而营者，皆以奉己而夸世焉，其视物也，亦犹烟气之类而已。

傲贪

吾今而知贪者之得，不如廉者之得也。贪者以得利为宝，廉者以得名为宝。既而名之所集，利亦归焉；名之所去，利亦亡焉。于是贪者不崇朝而丧二宝，廉者不崇朝而得二宝矣。语贪者得宝于廉者之前，廉者病之；及语贪者丧宝于贪者之前，即贪者亦必病之。病之而不能已于贪者，非其气质然也，物有所蔽而智有所昏也。盖尝征其得失于治贾者矣。古之善治贾者，莫如司马子长，子长曰“廉贾归富而贪贾贫”，又曰“贪者三之，廉者五之”。何贪廉相去之远哉！彼见夫贪贾之所逐者，众射之利，而不知众之所射，久而成垄也；所慕者腾贵之货，而不知贵之所腾，久而反贱也。且夫顾恋则不能争时，纤悉则不能得人，狃常不变，机或失于物先；垄断不止，算反遗于目睫。凡此贪贾之所以失，即廉贾之所以得，而贪者不知也。即有知之者，教之以陶白之道，以弃为取，以散为聚，以仁义为奇赢，以好行其德为居积之术，而贪者愈不知也。及至智尽能索，愈贪愈瞽，归而与廉贾校其盈缩，而后悔其不能廉也已。岂独治贾哉，推之治郡，亦若是矣。合浦太守贪，而海珠尽徙，及孟尝为守，而珠始还；零陵太守贪，而锤乳尽枯，及崔君为守，而乳始复。非必珠果徙而乳果枯也，采珠之民苦于贪珠，不得已而以徙告；采乳之民苦于贪乳，不得已而以枯告。及得廉守，而民始得献其珠、贡其乳，则谓珠以廉还、乳以廉复可也。由为郡而推之为国，亦若是矣。楚相子文，衣不重帛，食不重肉，非廉于衣帛食肉也，其意在以节爱为富庶，使其君长为伯主、其身长为贤令尹、其族若敖氏长为楚执珪，其廉于衣帛食肉者，乃所以长有其衣帛食肉也；鲁相公仪休，嗜鱼而不受馈鱼，非廉于受鱼也，其意恐以受鱼馱法获罪，免相亡禄，朝夕不得食鱼，但使馈不受、法不馱、相不免、禄不亡，则鲁国东海之鱼，鼎烹而瓮腊之，终身食而不匮，其廉于受鱼者，乃所以长得嗜鱼也。由为国而推之为天子治天下，亦若是矣。汉武帝行算车算船告缗之法，以罗天下之财，民财已竭，而国用愈绌，廩无赤米、野多暴客者，以贪致贫也；汉文躬行节俭，薄赋省征，每岁减民田租之半，民财既裕而国用愈饶，大府赤仄贯朽，黄金充溢，大仓之粟蠹烂而陈陈相因者，以廉致富也。由治天下而推之取天下，亦若是矣。项羽惜爵禄、爱疆土，有功者无尺寸之土，卒丧西楚者，惟贪天下，乃所以失天下也；高祖入秦，封咸阳府库而不私，宝玉无所取，妇女无所爱，所下郡县即以封功臣，且捐关以东弃之，以与韩彭黥布三人，使各自为战，卒成帝业者，惟无贪于天下，乃所以得天下也。若夫猥薄微贱之事，贪廉之效更可征也。奕者以争小而遗大矣，博者以金注而成昏矣，教射者以多获受捶楚，造舟

者以多欲失鸿宝矣。以至饭牛者爵禄不入于心而牛肥，削鑿者庆赏不干其怀而鑿就。凡若此类，更仆难数。而乃愈知贪者之得，不如廉者之得也。廉者常明，贪者常暗；廉者常见有余，贪者常见不足；廉者之得在不患得，贪者之失在于患失。不患得者，以不患而得，得之亦无患；患失者，弥患而弥失，亦弥失而弥患。吾独慨夫后之求富贵者，皆贾也，皆贪也，皆患得而不得，患失而弥失，终身与患相寻而不已也。

规猛

穷奇见忠直则啮之，见奸佞则昵之；獬廌见奸佞则啮之，见忠直则煦之。此其气质然也。然天下之忠直者，动与祸俱，而奸佞者，动与福会。则獬廌之所煦者寡，而穷奇之所啮者多矣。酋耳以虎为食，而猛虎非人不饱，此又其气质然也。然深山大谷不见酋耳，而闾井里巷无非猛虎，则虎之食于酋耳者寡，而人之食于猛虎者多矣。若是乎禽默逼人，而人莫敢谁何也！然则格虎之人固有功而无罪欤？曰：否。攘臂执械者氓隶，而寝皮食肉者官长，贵贱势悬，则功罪皆倒置矣。然则暴民之虎固有怨而无德欤？曰：否。率虎食人者每代虎而树怨，恣人相食者复驱民以德虎，利害情迫，则德怨皆逆施矣。姑举近事以明吾言：秋山者，虎之都会也，山有猎者王肥，善射虎，号称虎刽。乙酉之秋，贺子避乱其家，猝见虎，谕之射，辞焉，趣之，又辞焉。已而泣曰：肥以射虎撻祸，至死者数矣。自肥学猎，强弩毒矢，与虎衡命，幸而多获，不敢剥也，必献之官。既献，则按故事，受扑，忌伤尊也。既扑，则按皮论赏，伤多毛损，则薄其赉；毛毯希革，则绌其劳，从吏议也。即不献官，而缙绅豪右争皮与胫，皆泄忿于猎人，乞贷行赂，顿首求释。当此时也，杀虎之祸惨于杀牛。军兴以来，郡县幕府，悉索虎皮以充交际，月责数虎为程，不中程者徇以军法。有告民剥虎藏皮者，缚至，徇以军法。终岁射虎，曾不敢啖虎一脔，而刀锯桁杨必数及焉。当此时也，杀虎之祸，烈于杀人。且虎之为德于秋山也，大矣！往者凿山跨峡、负险而居者三百余家，狃秦睢盱，人虎相习，各自保避，不相杀害。黑箐碧洞，皆成虎穴，虎帅其族，焯然山麓。贪虐之吏裹足弗前，使斯民岩耕溪饮、暖衣饱食而无患者，皆虎德也。自肥射虎，斩林扫洞，荡为坦衢，往来行族无复虎患，于是营将之剔括者岁至焉，巡尉之掎克者月至焉，暴胥挟官势为奸利、悍卒怙兵威为箝网者，日至焉。山家所有鸡豚布粟、杉柑竹柏、茗菌麻葛，不夺不饜，榜掠饥寒之民，抽其筋而煎其膏，如之何而死者不枕藉、逃者不趾接也！今之二三遗民，乃道殣之孤孽耳！夫虎者，秋山之防而穷民之卫也，肥也撤防去卫，自祸其家，以及比邻，至此极也！肥负虎德，咎莫大焉！方且焚弓折箭，悲悔之恐后，忍复射哉？贺子闻而叹曰：虎，恶兽也，而当时之虎，反因司牧以为德于民。则夫穷奇桀杌，其驱之为德者，尚

未有量也！

卷二

宝嗇

贪生者，不可与养生，养生必屏虑，屏虑斯性存，性存斯不毁。人能存性以不毁，斯一息也而元会矣。贪财者，不可与治生，治生必宝嗇。宝嗇斯勤业，勤业斯无求。人能勤业以无求，斯担石也而钟鼎矣。吾是以知治生之道，与养生之道一也。西鄙有饶生者，家道既温，将求益也，闻万傅二氏有富术，斋宿，踵门而求之万氏。万氏见而谓之曰：子非吾徒也，子有二耗弗去，宁望富乎？曰：何谓二耗？曰：仁义是也。仁者不残，义者不贼，仁义合者不悛施与。夫财所以不胥而来吾室者，残与贼有以取之也。不残不贼，无得有丧，耗孰甚焉。子为仁义，非吾徒也。复斋宿而求诸傅氏，傅氏曰：子能为窃乎？饶生惘然失对。傅氏曰：吾所谓窃者，良窃也，子岂能之乎？曰：何谓良窃？傅氏曰：良窃者，不窃人之财，而窃造化自然之财，是以仰窃天产所出，俯窃地力所宜，陆窃山藪所藏，泽窃江海所蓄，加之以射重泄轻，垄断转输，以窃四方人情欣厌、俗尚贵贱之柄，囊括金粟而非胠篋，采取秘储而无怨耦，此陶猗之术、智计之事也。子庸才也，岂能之乎？饶生曰：吾姑试为之。鬻产千金，躬自贩贸，东走吴、南走粤、北走燕齐，尽废其贲，丧志失魄，郁伊成疾，医莫能治。乃谒冲虚先生而问养生焉。先生曰：噫，子且休矣。子不见夫江叟之漏瓮乎？以其注而泄也，厝之江心，随泄随注，自喜为完瓮矣。秋高水缩，惧其少而益以泣也。有达者教之曰：子生于江而长于江，以江为不漏之瓮，尽子之生，汲而不穷，瓮中之水莫非江水，何私于瓮而益以泣？其所益者几何也？今子食粟衣帛，莫非天地之藏，子以天地为不竭之府，计子所需饱暖而外，皆为余物，何私于家而求益不止？此何异江叟之私瓮而益以泣也哉！且吾闻之养生之道，嗇以致寿；治生之道，嗇以事天。是以役生太重则死气至，趋利太急则害气来，皆以其悖道而违嗇也。嗇之为用，其理在道德五千之文，而其精在阴符黄庭之秘。盖生机所自胎，而变化所由成，其于数米简发、蝇营蝼饱之说，名相近而实相远者也。子向者违时而垄断，垄断不遂，则阴阳患而病作；违时而转输，转输不成，则物产耗而财匱。此皆崇嗇之貌而失嗇之本，夫是以欲嗇而反费也。吾所嗇者，嗇其神与气而已。是二者，子身之宝也，不知惜此，而好以黠诈雄武争胜斗捷，以挠神而伤气，损元命、丧财源而不自觉，是自殄厥宝也。子身有宝，子自殄之，而奔走以取四方之宝，是犹骊龙不自护其颌，而攫魴鲤之目为夜光，岂不谬哉！子不如惜宝而归，安静以俟时，审时而观变，物将自复，天且来助，病可去而富可复矣。饶生闻言，汗浹四体，不觉沉疴之脱也。归治其家，男耕女织，仓廩丰而桑麻茂，属有天眷，五稔之间，复

其千金，持盈知止，施及三族。行年九十，色若孺子。考其所行，不越仁义。乃知万氏之言为诳己、傅氏之言为夸己也。

去恃

人知强大者之可恃也，而不知微弱之可恃。微弱岂有可恃哉？而恃夫强大者之失其恃。强大者恃而玩，而微弱者谨；强大者恃而疏，而微弱者密。玩与疎并，而谨密者起而乘之，则强大之有恃者失，而微弱之无恃者得矣。彼固以无恃为其恃者也。壬午春，茶陵云阳山有水牛与白额虎斗，牛将败，旁有一牛突至，从虎腹间横冲，触虎坠崖，伤胫，乡人望见，因共毙虎。是秋，山中耕夫数十人见虎，共持锄镢逐之，家犬随焉。虎哮吼跃起丈余，将攫耕夫，众皆辟易散走，犬从后啣虎势，断之。虎负痛而踣，众复集锄镢并下，虎遂立毙。至十有一月，大雪三日，有虎饥出，衔雌鸡吞之。雄鸡怒飞啄虎目，虎为雪眯，惊跃坠堑，所蹈大石崩陨，压虎折腰而毙。山中人喜，来告曰：若是乎虎之孱也。昔者虎食人，今吾有牛与犬鸡三物者，至微弱也，而一岁之中，三制虎焉。吾云阳人无复虎患矣。余谓之曰：不然，虎之于物，乘其怯与闇而动者也。物无大小，其相制也，必以气。人无强弱，其制物也，必以机。彼怯者丧气而闇者失机，夫是以人而见制于虎。即以三物观之，牛卫党，犬援主，鸡惜偶，其必程力以斗虎者，气也。牛伺间而触腹，犬因便而啣势，鸡藉雪而啄目，其出不意以毙虎者，机也。彼惟其微且弱，故能厚集其气，以徐察其机也。岂独虎哉，历稽稗史，如飞鼠之断猿也、村犬之殪罍也，与夫野狸之登车而啣狮、螂蛆之吸气而杀蟒也，是皆善用微弱以图强大，而为强大者犹恣睢横暴、跳梁狂噬、兇然怒凌，迷不自知，以陷于死也。惟人亦然，服猛以诚，而不夸以形；立威以信，而不怒以争。省括以决其机，集义以生其气，以是处微弱、与强大，安往而不宜哉。苟失其道，气矜之隆，败于多欲；几先之识，昧于贪权，遂有侯王而死于匹夫、崇高而困于羣丑者矣。又有甚者，以智伯之桀骜，而斗赵也，则有韩魏为触腹之牛；以项籍之悍鸷，而敌汉也，则有齐梁为啣势之犬；以孙策之雄，并江东而无敌也，则有许贡奴客为啄目之鸡。是皆云阳之虎之类也。君子于此，可以鉴矣。强而护前，威每绌于所忽；大而丰蔀，祸或生于不见。气衰于拔角扛鼎之余，则虽孟贲乌获，有时受困于孺子；机败于贯札穿杨之末，则虽飞卫逢蒙，有时见欺于狸鼯。此以有恃而伤，彼以无恃而全。夫以无恃为其恃者，固有恃者之所不能敌也。

割爱

古之经营天下者，以不贪为得，故其得也，固以无害为利，故其利也长。盖事有所偏，则爱有所蔽，惟权其少祸，以割其所爱，经其多福，以全其所甚爱。止贪割爱，则甚爱者全而智虑出矣。世传蝮蛇啣人即死，被啣者伤左指则

斩左指、伤右指则斩右指，彼非不爱指，以所爱有甚于指也。毒箭中臂伤骨，壮士伸臂割肉刮骨去毒，颜色不变。彼非不爱臂，以所爱有甚于臂也。彼贪与爱之杀身，宁止蝮蛇之伤指、毒箭之伤臂哉！斩而割之，勿再计矣！姑以身家事言之：当天启朝，魏阉用事擅权，阉党煽祸，陕西李生学富才高，久困场屋，乃以千金托阉党以求乡荐。关节既定，会主司先赏李生文，拔置高科。榜出，李生曰：是吾文自售也。遂负千金约不偿。阉党怒，摘其策，诏为讪谤，下狱拷死。同时，阉党有以贱值强市徐生千金之裘者，生不平，奋臂相争，阉党怒，拔刀叱曰：杀尔谁能取值。遂刺杀之而夺其裘。及阉党伏诛，人皆快其死于贪，而悲二生知爱千金与裘，而不知爱其所甚爱也。昔者范蠡居陶为朱公，其中男游楚，杀人论死。朱公使其少子往楚，长男惭其不使己也，欲自杀，公不得已，遣之，为书并千金与其故人庄生，且戒之曰：听庄生所为，慎勿问也。及至庄生家，生曰：趋归，勿留。遂入见王，言星变当赦。而长男阴留楚，私赍金事中贵人，贵人告以王且赦。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而虚弃千金。乃再见庄生。庄生曰：若尚留耶？即令取千金去。庄生乃告王，先杀朱公中男而后赦。及长男以弟尸归，朱公迎笑曰：吾固知其必杀弟也。后之论者，皆言庄生不甘受欺于朱公长男，而不知朱公、庄生两人，其割所爱以全所甚爱之智一也。朱公非谓少男能爱兄也，谓其不爱千金，乃所以爱其兄也；非谓长男不爱其弟也，谓其重爱千金，不知所以爱其弟也；庄生非不爱故人之中男，又非不甘受欺于长男也，但以朱公富闻天下，而长男赍金留中贵人家，一旦谋泄，楚王必怒吾藉星变为奸利，则身与朱公之二子同诛，欲爱其身，不能复贪千金；欲全朱公之长男，不能兼全朱公之中男也。吾乃知爱者，事之贼，而其所甚爱者之仇也。崇仇养贼，庄生朱公皆所不为。故曰两人之用智一也。朱公用计然廉贾之术于越，不爱千金，以赂宰嚭；不爱越之珠玉玩好，以输吴宫。朱公非不爱宝也，盖将以全其所甚爱也。厥后取吴之国，并举吴国数十世之府库，悉取以归越。所甚爱者既全，而所爱者亦全矣。既以此贾吴，又以此贾陶。其在陶也，三致千金而三散焉，人但称其能散，而不知其以散为聚，皆廉贾之智也。不爱焉乃爱，不贪焉乃贪也。彼长男爱其千金以杀弟，宰嚭爱越之千金以亡吴，贪贾之俦也。今之李徐二生，则又朱公长男之俦也。呜呼，天下大事，其坏于贪且爱者，宁独一端而已也？

挫名

蜣之抱丸而弗释者，以秽为芳也，贪夫之取利类然也。蜂之恋花而弗舍者，以苦为甘也，志士之取名类然也。人之惜利也，重于名；天之惜名也，重于利。天人所惜，勿受其概。利满而骄，则人概之；名满而怠，则天概之。虽二概同患，而天之所概，为患滋烈。若欲挫名而避患，则吾闻其说于湖南之冲雨

翁矣。翁善医而晦其姓名，以其为湖南人，故呼湖南翁。崇祯癸未，予避乱沙陂，值妇久病，医莫能治，或言前村有无名医，为人廉洁，制方皆效，试延之，至，貌寝怪如猕猴，短褐破巾，伛背缩项，冲雨而来，家人笑之，又呼冲雨翁。既而诊脉，曰：太君无病，饮吾药三日起矣。妇曰：吾病三年，费百金，遍试名医，而病加剧。今言无病者，妄也。翁笑曰：此医误尔，勿咎病也。服吾药三日愈，愿得绵衣御寒而已。遂制方，服之三日，病良已。予惊服如神，为之延誉，翁名鹊起，车马纒帛，填壅邸舍。翁愀然弗悦也，过予辞曰：噫嘻危哉，此名奚自而至吾哉！昔吾兄卖药肇庆，名炫粤东，值总制王公夫人坐草，吾兄以名被召，问曰：夫人弄璋乎，弄瓦乎？吾兄能读扁鹊书，而不解毛诗，漫持两端应曰：俱弄也。言未毕，帘内报曰：夫人孿生一男一女矣。总制喜，立赐百金。吾兄仰而受，俯而惭，归途遇盗，尽剽其金，伤刃殊死，乃信名之为患烈也。吾命薄于兄，得绵衣御寒焉，于吾侈矣，而又因以为名。则受子绵衣，其患与受百金等。如子所谓名医，患之囿也，以商贾之心剽岐黄之术，一试偶效，而名赫然起；再试不效，犹挟名以邀利，饜而谢去，则曰“是病有祟，非药可效也”，或曰“服吾药将效，病者弗谨，败吾成也”，或又曰“吾药已效，病者不专服吾方，杂用他医害之也”。彼以是三者诳子，子震其名而弗察，是以子之妇病三年而加剧也。吾尤众医，宁忍效焉。且其患不独在医，吾自祖父及吾兄弟，以医术往来名人之门者三世矣，见夫名浮而实违之，必丧其身；名成而物毁之，并丧其名。名之来也滥，则其谤也多；名之兴也暴，则其败也速。名人之门，名且为患，矧求名于其门者耶？吾用是惕焉傲焉，为无名之医，竭吾诚、殫吾虑，施功厚而责偿薄，但求不媿吾心，以告无罪于天，斯已矣。今也不幸而遇子，子既自以其名患其身矣，又以名相医患其妇。今且分其患以与吾，吾惧天功不容屡贪，人望难与再愜，鬼神将瞰吾虚，而俦侣且伎吾盈。是吾以绵衣易无穷之罚也。吾往矣，子自成子之名，自撻名之患，屡患屡深，而不知返焉。吾行矣，不愿复见子矣。琐琐而去，遂归湖南。予乃茫然失，蹙然无以自容也。于是谢遣人事，逃入深谷，以终其身。他日以其言述于人，皆曰：冲雨翁隐者也。予曰：否，翁用世人也。竭诚忠也，博爱仁也，约取义也，辞功让也，挫名智也。夫使谋国者能不以名徇人，不以名自徇，国家之患尚且有瘳。而况为学者乎！

息谤

梦与人诤者，奋髯张颐，各讦其私，既寤而后知所讦之人非他人，即吾魄也。醉与妻诤者，瞋目切齿，历诅其子，既醒而后知所诅之子非他人，即吾子也。君子视天下犹身，则其视天下之人犹吾体魄；视天下犹家，则其视天下之人犹吾家人父子矣。而梦者与醉者，昏昏呶呶，诤于其中，闻人有善则摇手相

疑，闻人有恶则倾耳相信，称人之长则郑重若讷，暴人之短则吐词如注，崇奖大贤则含毫不下，文致小过则泼墨立成。魄亡不寤，家丧不醒，呜呼愚矣！君子知其所以然，是以躬厚而薄责，直己而恕人，不以人之生平快其怨隙，不以人之生平恣其嫉忌，不以人之生平肆其嘲谑，谤于何有哉！盖君子不乐人为小人，犹之小人不乐人为君子也。君子乐人以君子相誉，犹之小人乐人以小人相谤也。乐人以君子相誉，欲以分其誉也，称人之长愈以益己之长矣，扬人之功愈以彰己之功矣；乐人以小人相谤，欲以分其谤也，攻人之长则人莫能昭己之短矣，掩人之功则人莫能明己之过矣。由此观之，世有君子则君子众，世有小人则小人众，以众分誉，愈分而愈合；以众分谤，愈分而愈腾。誉由众合，君子之道愈长；谤以众腾，小人之道愈消。则是谤者苦而誉者甘，小人愚而君子智也。盖尝远舍郊畿，而近征于闾巷矣。闾左有焦公子者，好以诙谐中人阴事，使人受之弗堪、辨之而恶，缩不能置辞也。自以为善谤矣。癸未流贼劫之入楚，中涂折足，为贼所弃，官司误以为逸贼，缚而梟之，至死不能辨其非贼也。而楚南耿翁，少时娶妇，盗夜穿穴，窃其奩翁，觉而擒之，则故人之子也。予以金而逸之。及翁年九十将死，妇曰：君平日于我无隐，独不言窃奩之盗，今日言之，何伤？翁曰：吾许其不言，已七十年矣。遂默而瞑。既敛，有白头老人，乡之祭酒也，哭之甚哀，聚族而告曰：我故窃奩者也。翁逸我而馈我金，教我去盗为商，获息千百，使我为善于乡，人之德我，皆翁之赐，而翁不言，厚之至也！我不自言，人谁知者？出百金为赙，自求工文者志翁墓，直书其事以劝天下。当时闻者皆曰：耿翁君子也，能匿其美以匿人之恶也。因而天下归其慈祥，是美自匿而誉自隆也。誉非能自隆，以匿人之恶，故隆也。盗亦君子也，能着其恶以着人之美也，因而与人诵其补过，是恶自着而谤自息也，谤非能自息，以着人之美，故息也。卒之翁之后裔贤且昌，盗之后裔亦贤且昌，华腴膏粱，门第并推，修睦讲信，世为婚姻。乃知芳不孤树，吉以朋来，有余善以相与者，即有余福以相贶。小人反是。吾是以谓小人愚而君子智也。

友丐

北山友人谓贺子曰：吾造事而穷，丛怨聚慝，天下至广，曾无隙地可置吾身。吾子将如我何？贺子曰：子来，吾能为子置身。子惟与天下相安于无事，则可置身于荣辱之中；子惟与天下相忘于有事，则可置身于利害之外。吾尝闻此言于刘公之友丐矣。北山曰：其旨谓何？贺子曰：居，吾语子。昔者文水刘公，与客游于泷江，遭羣丐于路，麾之弗去。客怒叱之，刘公曰：子何叱焉？子不见夫饰竿牍、媚权豪者，犹夫丐也。客曰：若公所言，充类至义之尽也。必充类至义之尽乎，天下之不为丐者几人哉？刘公曰：不然。子求天下之仅

焉，丐者又几人哉。子试更端而推焉，取非其有犹盗也，渎礼乱常犹禽也，盗与禽且半天下，而独叱丐，何也？且夫丐亦有道，为丐而尽其道，则圣贤之徒也。吾且进而与之友，子何叱焉？语方毕，一丐伛背耸肩，举杖持瓢，跛而前曰：若予者，可与为友乎？刘公大笑曰：尔将何以交吾？丐曰：吾有道，吾有道。属履而止，吾廉也；和柔弗竞，吾礼也；察辞观色，吾智也；分遗侪偶，吾仁且让也；归献吾亲而喂吾儿，吾孝与慈也。吾尝行此七者，习而安焉，久而忘焉。吾忘吾道而任吾天，恬吾性而俟吾命，无虑无营以毕世焉，方且逍遥乎都市之上，方且偃息乎富贵之门。彼达旦弗寐，而吾齁齁然；彼宵旰弗食，而吾衍衍然；彼且怵取而伎生，恠与而怨起，而吾但栩栩然南面曝日、啮虱搔背，徐起而寻吾杖与瓢，无失也，则迺然携以出，晴出雨止，辰出酉止，饥出饱止。出无违行，止无疚心；出无惭于天日，止无忤于梦魂。吾视残炙齐于珍馐，视悬鹑齐于文锦，视人呵斥齐于鸣噪，视所历五十七年齐于瞬息，视填沟壑而饲鹰狸，齐于雉蜃化而龙蛇蜕也。吾所友者如是焉耳矣。刘公欣然揖丐，而进执爵而酌，再拜呼老友，而与盟焉。顾谓客曰：子毋羞友丐也。吾友天下士多矣，未有贤于此丐也。子知之乎？丐有道也，维盗与禽，亦各有其道焉。麦铁杖盗而忠也，秦吉了禽而义也，吾尽吾道，盗与禽何不可友者？不然，吾惧为盗与禽所羞友也。北山闻言，遽然醒、輒然喜曰：吾知所以置吾身矣。吾闻友丐之言，而能一贵贱、等人物、齐是非矣。彼丐之贤，非刘公不能友也。吾则事之云耳，敢曰友之云乎哉！

煅珠

士生斯世而能辞难辞之富贵，斯可处贫贱而不忧；能安难安之贫贱，斯可蒙患难而不惧矣。吾所安者，安吾故也，贫贱，吾之故也，吾得吾故，则安。譬如得水之鱼，纵令泛蛟门而游溟渤，益重其安也。吾所辞者，辞其非故也，富贵非吾故也，吾失吾故，而得其非故，则伤。譬如失林之鸟，纵令畜金笼而饱玉粒，益重其伤也。但使我与天下相安而不相伤，虽芒刺也，而皆化为衽席矣。癸未之秋，张贼破湖南，烧李尚书宅，李公子窜匿吾里东源庄，褐衣藿食，人无知者。偶曝故衣，见珠襦焉，声闻稍彰。是岁十月，贼蹂永新，奸民引贼劫公子赀巨万，钗钿钿珥遗落榛莽者，拾之不尽。有织屨人徐佃者，于路隅获径寸明珠二颗，是夜茅舍烛焉如昼，光彻邻牖。佃喜，告其母曰：儿获李公子夜光珠，价逾千金，儿将弃织屨、买田宅矣。母大怒，持杖撻之曰：汝织屨也，而不安贫贱哉！汝尝馁，吾为汝碾蒿及芒，佐汝织，夜轧轧达旦，屨成，持以易杭，则铨艾未施，而汝果然已饱。汝力作而疲，吾率汝妇佐汝织，悬屨于门，遇重茧者，取钱易屨，沾浊醪劳汝，则曲蘖未造而汝陶然已醉。汝醉汝饱，皆于屨焉是给，屨何负汝，而欲弃之？且汝家业屨五世，而隶卒不入汝

门者，利寡而欲薄，夫是以久安而无伤。今也不幸，千金之珠震耀耳目，朝闻之尉胥，彼冠而狼者内热焉；夕闻之幕府，彼弁而豺者内热焉；倏忽而徧闻之朱门华屋，彼蜂蚕而簪绂、螂蛆而膏粱者内热焉。瞋目搯腕，皆属二珠。一卒入山，缚汝为盗，汝将婴三木、受五毒，身锢圜扉而魂惊刀锯，欲望织屨时一醉一饱，可复得哉？呜呼伤矣！夫家不素具而忽有者，妖也；物不习见而自至者，孽也。福生于无端者，大祸之所随；喜出于不意者，大忧之所并也。汝抱妖怀孽，贩祸贾忧，死即至矣。死之不悲，将谁受福？急索二珠，曰：祸本安在？吾当灭之！悉召四邻，取大石对众碎二珠为沙砾，煨以猛火，且煨且詈曰：咄咄李公子，使汝如此，宁至海贼破家、误吾愚儿哉！既而官兵恢永新，李公子讼于辕门，捕治引贼奸民，及拾贼遗贄者，皆指为贼，悉论死。惟徐佃以煨珠幸全。贺子曰：哲哉姬也！能煨珠以救死于乱世也。使此姬为当时之士大夫乎，是必能守故者也，能辞富贵者也，能安贫贱者也，能蒙患难而不惧者也，能使天下安之而无伤者也。

原病

今天下之人皆病也，其原在欲多而识寡，各相迷瞶，夫是以皆病也。识寡则神浊，神浊者，狃所同而怪所独。如海外病狂之国，以不狂之人为病；尚獠宣淫之俗，以不淫之女为病。习以众移，则病亦与习俱移也。欲多则智昏，智昏者溺于私而蔽于公，如齐侯之悦瓮瘿，忘瘿之为病，而怪无瘿者之全脰；楚生之嬖瞽娼，忘瞽之为病，而憎不瞽者之两目。爰以情迁，则病亦随情而迁也。众移情迁，世无完人，吾故曰皆病也。且夫人知聋瞶者之病，岂知聪明者之为病；知蠹简蝇墨愚蒙不学者之病，岂知有吐凤惊鸾文采风流之为病哉？昔者殷晋陵病，时闻床下蚁声如牛鸣，则是他人之病在聋，而晋陵之病在聪也。聪非病也，聪违其性，即病也。粤西有士人病瘖，三年，忽两目莹然如镜，能于暗夜别权衡、穿五色线、镂蝇头鸟迹细篆，则是他人之病在瞶，而粤人之病在明也。明非病也，明失其本，即病也。少时亲见卢陵友人赵鬯叔，工举业而不娴诗歌，能楷书而不娴草隶与丹青。遭重病，医谢不治，忽起，自称清虚子，呼纸笔作草书，写山水花鸟精妙绝伦，顷刻成诗歌二篇。今其诗则予忘之矣，记其歌曰：春风拂，春思别，春山翠如翹，春花红似滴。千年猿鹤散空碧，惟见天半写春涛。奔鲸走蛟卷鱼鳖，何人垂钓岛中央，静镇五百龙王宅。吁嗟，今夕是何夕，万里海门一线隔，天涯是处有白云，方寸如梭南北掷。安得捣药寿二人，寒心肃气对明月。书毕就枕熟寐，既寤而病霍然已。其父兄诘其诗歌之旨，茫如隔世，不复省识。则是他人之病在愚蒙不学，而鬯叔之病在文采风流也。文采风流非病也，文采风流伤其天，即病也。由是观之，世俗之病，何常之有哉！安知偃仰床帟之为身病，而奔走朝市之非心病耶？安知师旷离

朱以聪明凿混沌耳目之窍者，人之聪明非天之聋瞶？安知王杨卢骆以文采掩太虚自然之光者，俗之文采非道之愚蒙耶？彼皆病也，而必走秦楚以治癬疥，忌瞑眩而养痍疽，岂非神乱而智昏之甚者哉！请以予证之：予少时羸弱多病，医者皆以为弗寿，及赴大小试，皆扶病而入，率意为文，填白而已。而主司击节称赏，诧为奇绝。偶逢无病入场，尽力为文，淋漓满志，主司或平常视之。安知予病时之文果工，而无病之文果拙？又安知予病时之非即无病，而无病时之非即病耶？欲求其理，皆不可知，惟有自病自原而自咎而已。何谓自病自原而自咎？曰：原吾所闻，必以返所自闻者为聪，而闻人之闻者非吾聪也；原吾所见，必以收视自见者为明，而见人之见者非吾明也；原吾所为诗文，以笃挚痛快、自言其中之诚然者为真诗文，而言人之言者非吾诗文也。彼不自闻而以为聪，不自见而以为明，则聪明之失原，甚于聋瞶；不自言其诚然，而言人之言以为诗文，则文采风流之失原，甚于愚蒙不学。聪明文采之病，此天下贤者之公病也，予知其病之原，不早从卢医剝肠剖胃以自湔濯，而区区于字句脉络间问症而审候焉，是亦奔走秦楚以治癬疥、却瞑眩以养痍疽之类也。

撤蔽

甚矣人之好自蔽也！不蔽于所不知不见，而蔽于所习知习见也。即如泰山，人所共尊也，习于山者忘焉，而假山拳石以为宝。沧海，人所共宗也，习于海者厌焉，而杯湖勺水以为珍。邓林之材，人所共羨也，习于林者狎焉，而虻藤瘿树以为瑞。尤可笑者，明知怜才非好色也，而好色者习而蔽焉，遂以好色之心怜才，见色之所在以为才之所在，亲彤管而疎副墨，癖索锦囊之奇篇，而魂销花间之艳句也。明知好名非射利也，而射利者习而蔽焉，遂以射利之心射名，见利之所归以为名之所归，竞刀锥以市鸿骏，蟬蠹天禄之图书，而蝇附金谷之声誉也。明知谋道非谋食也，而谋食者习而蔽焉，遂以谋食之心谋道，以食之所重即道之所重，舍灵龟而观朶赜，箪瓢断青云之梦想，而钟鼎生朱纹之龙光也。又况明知夫我人也，自我以外肩摩而踵接者皆人也，人与人日相习于前，共凌共夺、共仇共怨，弗顾也；及见图画之肖人者，喜焉；木石之象人者，拜焉；猢猻之被人衣者，围场以观焉；鹦鹉之学人言者，雕笼以畜焉！习于易而蔽于难，习于常而蔽于变，莫非习也，莫非蔽也。犹忆昔年在螺江见幻术人，能于袖中设馔，袖不盈尺，而盘匱迭出，甘脆香洁，异于族庖。已而惠泉顾渚，随呼而出，清芬之味，金茎玉液，无以逾也。袖内女郎无形有声，微谑冷笑，解颐助欢，徐歌昆调，宛转嘹唳，绕梁遏云。四座尽倾，解囊厚酬之。座上李翁笑曰：此乌足为术乎？吾有小术，不费诸公钱，而声色馥馥稍殊凡俗，明日幸相过也。及至，则烹芥设醪，燔羊切鲙，有二美人执檀板而唱。李公乃指而问曰：诸公以此视袖中妖娆，孰常孰变？以予视幻术人，孰易孰难？贵

彼贱此者，何也？由翁言推之，而知聪明之蔽甚于聋瞶。何也？聋瞶为人所蔽，而聪明则自蔽也。惟其自蔽，是以镂楮为叶，曾不如绿树春浓也；剪锦堆花，曾不如红林晓放也；画龙致雾，曾不如水中之龙灵变不测也；木鸢能飞，曾不如林中之鸢翱翔自然也。凡此聪明，有待见长，其习焉而蔽宜也。然亦有聪明无待，而君子以为蔽者矣，听声而知骊黄之色，无待而聪已极矣，聪极而无益于事理，曾不如问牧圉之聋者，悉数以对，尤无待也。食肉而辨鸡豚黑白之处，无待而明已至矣，明至而无裨于世用，曾不如问爨婢之恚者，随口而答，尤无待也。夫以古人之聪明，骇世俗而侔鬼神，而不能与牧圉爨婢争见闻于先后，则彼区区者奚为哉？结习成妄，结妄成蔽，莫非习也，莫非蔽也。所以达人着诚去妄，如日中天，羣障悉灭，是即撤蔽之方也。

山子

吾身之与天地万物，皆有通而无隔也。人各以情识相封而后通者，隔矣。譬如大虚荡然，忽立垣墙，斯覩面而秦楚矣。虽然，吾所谓通者，非大虚也，吾性自通，虽垣墙皆大虚也。吾所谓隔者，非垣墙也，吾诚自隔，虽大虚皆垣墙也。又况乎天地之大、万物之众，有不自我通之、自我窒之也哉？抑尝闻山子之事乎？两粤之界有地名山子者，为方五十里，崇祯以前未有见也。变革之时，南昌石将军统兵屯肇庆，兵败城亡，走匿万山，散步荒野，不觉身入其地。山子父老相与怜而衣食之，自言先世金陵人，宋元之间避乱至此。其俗淳庞，无官有长，无征敛赋税，无囚狱争讼。种多杂粮，无酒无盐，无历日，以草木纪岁时，无医亦无病。蚕桑三登，地之所产，木绵茜草，布帛皆染绛色。无儒而知礼义，无释老经籍而兼爱忘我，中国之为释老者莫及焉。石将军居岁余，忽思富贵，辞去出降，授官都阍，帅数骑賫金帛驰谢山子，迷失故道，但见磊石丛棘，鸟兽鸣号，惘然而返。问之比邻，皆不知也。呜呼，山子不与粤人通者四百年矣，偶然而见，非有以通之也；忽然而隐，非有以隔之也。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即如晋有桃源，明有山子，皆羣聚族居在境壤之内，尚不能见，又况能见其小者，如乌衣之君、檀萝之长，触蛮二国雄于蜗角、螻蛄众族集于蚊睫者乎？近而小者且不能见，又况能见其远而大者，如邹衍所称九州岛之外有大九州岛、释氏所称四大州外有百亿须弥百亿日月百亿天下者乎？嗟乎，至人之视物也，无大无小，而我必从而大之焉、小之焉，夸以为有、蔑以为无，惊以为怪、诋以为迂，比量之外复比量焉，我则瞽矣。此所以不见桃源山子也。或曰：渔父之遇桃源也，得其天矣，归而遁迹，不知所终，风斯邈焉。若石将军者，俗人也，山子不幸而遇俗人，而桃源以渔父而隆，山子以将军而污矣。嗟乎，至人之视物也，无隆无污，而我必从而隆之焉、污之焉，信其已然、疑其将然，摈为方外、囿为方内，区别之中更区别焉，我则愈瞽矣。此所

以终不得见桃源山子也。

专气

刚柔迭用，此孔圣与老子所由变；刚柔合一，此孔圣与老子所由化也。后世孔老玄黄之争，起于老子尚柔继刚，异于易旨。而专气致柔之说，以为异于孟子至大至刚、直养无害之旨。而不知老子所谓专气致柔者，欲人静专其气，以推致其柔，则所推致之柔即至柔也。盖尝读易，而知柔之易废与刚之易折者，皆非其至也，至柔则不可以柔相矣，不能废也；至刚则不可以刚相矣，不能折也。言其至柔之象，则牝马之行地无疆近之矣，故曰坤至柔而动也刚，养气者养其至柔而得其动刚，使人不得以柔相之，此非专气者不能；犹之养其至刚，如干之羣龙无首，使人不得以刚相之，非直养者不能也。直非专也，然未有不专而能直者，譬诸草木其拳曲者，生气散；其劲直者，生气专；其杂柔者，生气曲；其专一者，生气直。专气之与直养，宁有二哉？古之善言养气者莫如蒙庄，蒙庄，老氏之徒也，盖尝以养鬪鸡者明养气之旨矣。其言曰：纪渚子养斗鸡，问鸡可斗乎，曰未也，犹虚憍而恃气；又十日问之，曰未可也，犹疾视而盛气；又十日问之，曰可矣，其德全矣，望之似木鸡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而孟子自明其养气之方，亦惟是无暴其气、勿正勿忘勿助长而已。由木鸡之言通之，既得专气，又得直养焉；由无暴之言通之，既得直养，又得专气焉。则是专气致柔，亦以致刚也；则是直养以无害，其刚亦无害其柔也；则是刚柔合一，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而老易庄孟有不殊途同归者乎？且夫人习闻柔危刚胜之说，而不知专气所致之柔，至柔也，至柔无危，夫岂胜与不胜所可言哉？不观之风与水乎？风之为物柔矣，指风则胜风，{足酋}风又胜风矣，非风不胜指与{足酋}也，以指与{足酋}为不足胜，故养其胜于无胜也。及其怒号飈忽，天下莫能胜风，此则柔至而风之气专矣。水之为物也柔矣，投砾于水，水不胜；投针于水，水又不胜矣。非水不胜砾与针也，以砾与针非其所宜胜，故养其大胜于小不胜也。及其震荡冲击，天下莫能胜水。此则柔至而水之气专矣。然则风气之专，不专于拔屋折木、走石卷瀾之时，方其噫气，已直养于天籁之初而无害。水气之专，不专于倾湫倒峡、怀山滔天之时，方为原泉，已直养于溟滓之始而无害。藉令风水之养不直，则风水之气不专，而风水之柔不至，柔不至，则其在人也为妇人之仁；刚不至，则其在人也为匹夫之勇。欲冀其不折不废也，不可得矣。吾乃知圣人之学，刚柔动直专静，一而已矣。观于孔子之言干曰“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则是至刚如干，亦与坤同其静专矣；言坤之六二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则是至柔如坤，亦与干同其动直矣。孔子未尝歧乾坤之动静专直以立言，而后人乃欲歧老易为二，歧老子之专气与孟子之直养为二，是岂知乾坤变化之道与阴阳不测之神哉！

止辩

学者好辩喜争，有举二氏而訾之，亦有举而夸之者矣。两辩交诘，未知孰胜，旁有长者起而止之，曰：子姑无辩，子惟言子所知与所由者而已。何谓言其所知？吾与同父之人誉他人之父，不如誉吾父也。吾有父，吾与同父之人知之；他人有父，非吾与同父之人所知也。以不知之语誉不知之人，誉虽工，彼不受也。何谓言其所由？京师四达之衢，吾由焉，天下之人亦由焉，即由而未至，而所习闻于已至者，宫殿之巍峩、人物之繁丽、山川之绣错，足未举而口先及，莫能诳也。若夫海外之国，舟车人方之所未通，而漫指张骞之遗迹、郑和之故武，以诧之曰，海外之视中国犹弹丸也，其谁信哉？今夫孔氏之书，幼而学焉，人所知也；壮而行焉，人所由也。虽知有浅深、由有远近，然既业在其中矣，至于五千之文、三乘十二分之书，涉猎及之而已，遽欲举而加诸幼学壮行之上，是何异蜀人夸杭人以西湖、杭人夸蜀人以三峡、齐人夸楚人以云梦、楚人夸齐人以徂徕也哉？虽然，他人之父犹吾父也，誉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国犹吾国也，言海外者，以吾国推而通之，可也；二氏，圣人之教，犹吾孔圣之教也，谈二氏者，以孔圣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极，极者中也，书曰“皇建其有极”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发之中”即此太极也，圣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发，强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阴阳未肇，强名之曰太极。吾第反而求之未发、未肇者，默而识焉，得意而忘言焉，然后推而通于二氏，当有不符而自合者矣。夫太极岂有极哉？以其费而隐、圆而妙、无相可见、无图可立、无可拟似，故曰强名。然则无相无图者真太极也，而太极之图，黑白已具，阴阳已昭，非太极也。知太极之为强名，又知无相无图者之为太极，则太极明，而无极之旨亦明矣。周子恐人执有为极，不得已别无极于太极，盖权教也。不知周子之教为权，而以周子之图为实，按图以求太极，而太极隐。太极既隐，而訾者夸者分图角论，争辩互起，而后无极又隐。其訾之者疑无极同于逃空，而夸之者则谓无极形上而太极形下也。彼见太极之图黑白具而阴阳昭，遂以为形下，此则泥太极之图而不明无极之旨也。泥太极之图，则太极非两仪也；明无极之旨，则太极非无极而即无极也。明乎太极之即无极，于是学问之道不引自伸、不触自长，百尺竿杪，不移步而进步；千里岸上，不离岸而超岸。犹之中庸，始言“未发之中”，终言“无声无臭”，但明此中于天命之初，则此中非无声无臭，而即无声无臭也。因是推而通之，则吾儒非二氏，而即二氏矣。而夸与訾，又何有焉？

涤习

凡人有结习在其胸臆者，其为学必不至，而其为道必不亲。盖先入之说为主于内，其后虽有微言妙道，拒而弗受，则师友之力至此而穷。有善教者出焉

，欲有以救之，其道不用益而用损、不用予而用夺、不用守而用攻，损必损其所蕴，夺必夺其所爱，攻必攻其所坚。所蕴既损，则积聚消；所爱既夺，则情见绝；所坚既攻，则执癖化。三事既得，而后可以语学问矣。尝闻康昆仑之学琵琶也，遍历羣师，自以为无偶矣，及见段师，始媿其本杂而声邪也。请为弟子，段师不许，令其不近琵琶十年，忘其本领，然后教之。昆仑从其言，遂以琵琶独擅绝技。仓公之学医也，始师公孙光，自以为至矣，及见阳庆，斥之曰：非是也。命先烧其故方，尽弃其学，然后教以定死生、决嫌疑之术。学至三年，而仓公之医遂通神明。近世黄君辅之学举子业也，揣摩十年，自谓守溪昆湖之复见矣，乃游汤义仍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填词，与君辅言即鄙之，每进所业辄掷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四友不灵，虽勤无益也。君辅涕泣，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为文，澄怀荡胸，看吾填词乎？君辅唯唯。乃授以牡丹记，君辅闭户展玩久之，见其藻思绮合、丽情葩发，即啼即笑、即幻即真，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若阆苑琼花，天孙雾绡，目睫空艳不知何生；若桂月光浮，梅雪暗动，鼻端妙香不知何自；若云中绿绮，天半紫箫，耳根幽籁不知何来。先生填词之奇如此也！其举业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锋刃具矣，烟云生矣，波涛动矣，香泽渥矣。畴昔臭恶，化芳鲜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嗟乎，此三人者，其遇奇矣。向使昆仑不遇段师，一贱工耳，即遇矣而不尽忘本领，虽授以枫天别调，彼其雅俗相杂，犹贱工也。仓公不遇阳庆，一庸医耳，即遇矣而不烧故方、不弃旧学，虽授以黄帝扁鹊之书，彼其成见未破，犹庸医也。君辅不遇汤先生，一学究耳，即遇矣而不遭摧折、不经涕泣、不以牡丹词解其酸腐，虽示以古今大家之范围，彼其中怀未舒、天机未荡，犹学究也。绝之乃所以生之，毁之乃所以全之，退之乃所以进之，即区区乐医举业小技尚且有然，何况为学之大者哉？吾是以知学者之难，而教者之不易也。学者莫难于知本，教者莫难于辩真。李子之相似，惟慈母能辨之；谷种之相似，惟老农能辨之；学问之相似，惟有识者能辨之。辨似以全真，涤习以全道。结习与道，似是而非也。昔唐有李赤者，妄拟大白，自称谪仙，而不知其为厕鬼所成也。鲁人有得中山糟液者，渍以白水，自以为酒，中山人尝而吐之，曰“恶此吾之糟液也奚其酒？”彼结习之为害，宁止厕鬼之惑人、糟液之害酒哉！有法于此，驱其厕鬼，而谪仙之面目已见；去其糟液，而中山之椒雨已出。然则教人者，但除其结习，而圣贤之神情已彰。此学术也，亦教术也。

传人

自古治天下之法，未有久而无弊者也。久而无弊，在后人有以救之，斟酌

时宜，补绽缺坏，此治人所以急于治法也。自古教天下之法，未有守而不变者也。守而不变，在学者有以通之，引伸触类，知化穷神，此传人所以急于传法也。不得治人，不可与言治法；不得传人，不可与言传法。治人传人之难，自古叹之矣。盖闻华陀之治病也，针药所不能及，则以酒服麻沸散至醉，乃为剖其腹背，割剔其积聚，其毒入肠胃者则断截以湔洗之，旋为缝合，傅以神膏。呜呼奇矣，使以此法公之天下，无复夭札疵疔之患矣。无何陀死，之后天下皆莫能传，即陀所爱弟子如吴普樊阿者，所医皆随手效，寿命皆百有余岁，然普但准陀治疗，其传于陀不过五禽导引之法，而阿之所传不过针背视他医深入二寸、巨阙胸藏深入三寸，其所服食不过漆叶青黏散一方而已。至于剖腹湔肠，则普阿二人皆不得闻，求之亦不告也。岂陀有隐于弟子哉？陀盖谓夫教者机权，有奇有正，而学者才分有天有人，剖腹湔肠者，陀术之奇，而{口父}咀针灸乃其正也。陀第举其正者示人，俾从陀说而变通焉，斯可已矣。若其奇者，乃由天分，传非其伦，杀人必多。陀所能传者人，所不能传者天也。岂独陀之立教然哉，凡为师者，类如陀矣！工倕、鲁般，与人规矩，不与人巧，非不欲与人也，以为天下之巧在吾规矩，天下之变亦在吾规矩，当其与入规矩时，固已与人巧矣，其所不能，则非与者之咎也。且倕既与人规矩矣，及其自为，则巧以指旋，指与物化，不以心稽，而其所旋盖于规矩；般既与人规矩矣，及其自为，则木鸢自飞，摩天荡日，木人自舞，蹋地回风。此皆规矩所不能施者，而倕与般能之，观其镂空斲影、盘龙攫虎之奇，其视陀之剖腹湔肠，何以异哉！然而倕之规矩传，而其所为指旋者不传；般之规矩传，而其木鸢木人不传。惟不传指旋，故能使学倕者自出己灵于规矩之中，则指旋之巧以不传而传；惟不传木鸢木人，故能使学般者自得其意于规矩之内，则木鸢木人之巧以不传而传矣。藉令舍其规矩，而取所为指旋、木鸢木人者，执其徒而强聒之，其势必至于偈方圆、弃规矩、背绳墨，天下未受倕般之利，而先受倕般之害，必然之理也。且夫倕般之欲得类己者而传之，无异于陀之欲得类陀者而传之也。陀不能使弟子而为陀，倕般不能使弟子而为倕为般，此陀与倕般所莫能如何者也。因其人，酌其宜，权其变，则存其教术而已矣。昔者公孙光欲求扁鹊之道于公乘阳庆，阳庆不许，曰：吾求可传之人而传之久矣，汝非其人也。及见光之弟子仓公，则令焚弃光所授方，而尽以其道授之，且戒之曰：汝慎勿令吾子孙知汝得吾道也。嗟夫，阳庆岂不爱其子孙哉？自知子孙无可传之人，轻传妄试，讹谬相因，流祸滋远。彼惟深爱其子孙，故不欲传其子孙耳。汉黄门郎陈伟之妻方氏，得修炼之道，伟欲传之，悦之万方，弗告，乃鞭撻之，方氏遂裸走佯狂，尸解仙去。故其言曰：传道在于得人，苟得其人，虽路途邂逅，犹将授之；如非其人，即寸斩而齑割之，终不可传。非不欲传，恐传之乃以

害之也。噫，即区区方技而授受之难如此，吾乃信传人之急于传法，犹夫治人之急于治法也。

仁礼

粤南炎方，时当酷烈，虽解衣濯泉，犹恐烦热之未涤也，见貂冠而狐裘者，必輾然笑之。迨暑退寒来，随计吏而北辕焉，朔风裂肤，河冰隳趾，然后信貂狐之为适也。古圣人道德仁礼之教，亦存乎时而已矣。黄帝以前，崇道德而尚清静，尧禹以后，重仁礼而敦爱敬。迨至周孔，而仁礼始大昭于天下。仁礼者，圣人之所以内治身心而外治民物者也。其言仁为人心、言礼反自生者，内治也。其言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外治也。周孔以其内治身心者，举而措之天下，合内外之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仁礼既明，而道德之教益着矣。而后世之言黄老道德者不然，以为仁礼者，黄帝所不道，而老子所诋为伪者也。嗟夫，老子特伤夫以貌饰仁者不本于人心、以文袭礼者不反所自生，故为此矫枉之辞。使之着诚而去伪云尔，若夫周孔之仁礼，则奚伪而奚诋哉？且老子固尝以慈为宝，而谓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此即老子爱人之仁也。孔子尝见老子而问礼，老子又尝教以去骄心与傲志，此即老子敬人之礼也。然则清静者爱敬之体，爱敬者清静之用，从古圣人，未有存体而蔑用者也。使可存体而蔑用，则是尧禹以来，所以治天下者不在仁礼；果尧禹治天下不在仁礼，则桀纣所以乱天下亦不在弃仁灭礼；果治天下不在仁礼、乱天下不在弃仁灭礼，则将易爱为忍而爱人非仁，毁敬为肆而敬人非礼；果爱人非仁、敬人非礼，则将不耻不仁，而杀人不得言忍、不羞无礼而犯上亡等不得言肆；果杀人不言忍、犯上亡等不言肆，则将谓猛鸷残贼烝报聚应之事，皆不足以累道德而妨清静，此其流祸后世，不至于汹汹大乱、人相食而弑父与君不止。圣人知之，是以因体以设用，因人心之不忍，而教以爱人，以弭后世人相食之乱。因人心之不敢，而教以敬人，以弭后世弑父与君之乱。盖圣人所以弭乱者，即其所以致治；所以救祸者，即其所以养福；所以因人心者，即其所以革民俗；所以跻当世于升平者，即其所以拯后世于颠蹶也。而今之语清静者，顾相率而祸仁礼，是不独周孔之梟獍，抑亦黄老之蠹贼矣。昔者黄帝端拱以致上理，而汉文法黄老以成大平，曹参师盖公以隆相业。夫岂漠然置天下于身心之外，而后称清静哉？但存乎时而已矣。黄帝时当淳熙，无俟董戒而仁礼行焉；汉初以暴秦残黎，文帝曹参一旦与以清静之福，不啻施温煦于霜雪之后也。迨于近代，民俗漓矣，饱暖逸居近于禽兽，此时不以父子兄弟相亲相爱之仁、尊卑上下相临相使之礼，昭昭焉悬鹄以示、揭揭焉若建鼓而求亡子也，欲以救祸弭乱，画象而民不犯，是何异幽地苦寒，时当鬻发，而无衣无褐，不取狐貉为公子裘，欲免于雪虐风饕也，得乎哉？所以道德必资仁礼，犹夏衫絺绤，而毳毼

穉穉已成于鸟兽希革之先也。仁礼必本道德，犹冬拥毳帐，而凿冰纳凌即为执热涤暑之用也。由是观之，析因夷隩，可随时而措；黄老周孔，可同朝而治也。

生聚

天崇之间，国用大绌，有为司农持筹者，指画详密，出以示余。余谓之曰：此皆搜剔四方之财以归天子，可言聚财，不可言生财也。夫财可生而不可聚也。天子欲聚民财，必用心计小术之臣为腹心，而心计小术之臣必用贪酷之吏为手足，用贪吏以聚民财，犹蜻蜓之食尾也，蜻蜓自甘其尾，饥则食之，尾之甘液聚而归腹，腹既饱饫，而蜻蜓之生已绝矣；用酷吏以聚民财，犹西域人之馐羊也，西域人有肥羊，将为馐，系狮以怖之，羊得怖而栗，身之浮臃聚而销归于肉，肉既美腴，而羊之生已绝矣；用心计小术之臣以聚民财，犹河东公子之为园也，园有名花而好饲蜂以酿蜜，园有嘉果而好任狙猿以代攀摘，园有池沼可以游泳魴鲤，而多畜鸬鹚鸳鸯鹭鸶诸禽以代网罟。花英聚于蜂而花悴，菓实聚于猿狙而菓尽，魴鲤聚于诸禽而池沼竭，于是金谷锦丛，遂为棘场废苑矣。彼蜻蜓之所以生者尾，羊之所以生者臃，花果之所以生者英与实，而池沼之所以有生者鱼也，从而聚之且绝其生，况可聚民财以绝民生也哉！传曰“财聚则民散”，又曰“生财有大道”，此以言财之可生而不可聚也。聚则财壅，生则财通。通则财盈，壅则财匮。先王知财之必不可壅且匮也，以为天下之财自足，以周天下之用，于是定以九赋，制以九式，无旷土，无游民，无滥爵，无冗费，仁以予之，义以取之，礼以经之，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天下之财与天下相灌输焉，而生意绵绵用之不竭。此其故非心计小术贪酷之徒所能知也！心计小术贪酷之徒，治其流而不浚其源，翦其末而不固其本，知富国之为生而不知富民之为生也，知加赋之为生而不知减赋之为生也，知持筹买券之为生而不知经制画一、量入为出之为生也。何也彼其所为生者，非生也、聚也，聚之不可为生，犹壅之不可为通、匮之不可为盈也，审矣！古今生财之说甚繁，然其大端不过有三：上者以不聚为生，其次以生为聚，最下者以聚为生。以不聚为生者，汤之不殖货财、武之大賈四海是也；以生为聚者，恭俭撙节、休养百姓，使民有余费、国有余费，如汉文宋仁是已。苟如是也，虽不言财，而天下之财皆其财；不言聚，而天下之聚皆其聚。譬之神龙嘘气生水而不聚水，故百川之水皆其水；大鹏鼓翅生风而不聚风，故九万里之风皆其风。藉令龙与鹏舍其所以生者，而孜孜焉聚水于蹄涔、聚风于苹末，则曾蜃蚌鹤鹅之不若，安能荡海若而徙南溟也哉！然则帝王之财，亦惟是生之而已。财生于上，则不待下聚，而生气自溢于下；财生于下，则不待上聚，而生气自蒸于上。上下交生，则国计民用，不言富而自富，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若夫以聚

为生，则后世心计小术与贪酷之吏是已，心计小术贪酷之吏进而军国之用始烦，朝廷之用始多，黔黎之命始促，国不可以为国已。然则生与聚之关于人主，非细故也。政之治乱将于是观，民之利病将于是验，国之存亡将于是征，奈何不审于治生之道，而自多其伤生之事也哉！今夫人之所以生者，血与气也，血与气周通流浹于荣卫，然后形神赖以不死。若使其荣卫槁焉悴焉，而聚其血气于心腑之间，痞塞胀闷，为患滋深，此扁鹊所以投砭而叹也。财者亦国家之血与气也，奈何知聚于上，而不知生于下，遂使民命尽而不忧，国事坏而不悟，至于大势既去，而掎克攘夺犹不自己。是非徒耗其血与气也，又将割肉以适口、燔炙其皮面肢体以自实其肠胃也，其为伤生之道，宁忍言哉！

慎辞

嗟乎，世俗所以待子弟者何薄也！教之美服御、修容止、娴应对，雍容出入，望若神仙，自以为佳子弟矣。及与之扬挖经史，蒙然如瞽。然后悔其不与文辞相习也，则又教之以剪花缀字、铺锦成篇，取甲第于蠹简，博恩光于萤灯，将以夸世而耀俗，是又岂所以望于轻俊之子弟乎？昔者万历之季有进士，以制艺擅名者，天下传诵其文，独吾乡邹南皋先生见之曰：是文也，体轻而辞俊，非端人也。及入朝班，果以赃败，人皆服先生知言。先生曰：此非吾之言也，程明道尝言，子弟之轻俊者慎勿教作文辞矣。予初闻程邹两先生之言，以为迂阔，及久历时变，乃知其为世俗虑者何深且远也！今夫世俗所谓文辞者，亦既以探鸿宝、倾玉液，钩玄撮要以从事艺苑。使父兄之教端而子弟之率谨，亦复何憾而非所论于轻俊之子弟，则何也？所贵于文辞者，贵其厚也，贵其雅也。凡人之性重则必厚，轻则必薄；雅则近浑，俊则近佻。轻薄之文易就，而重厚之辞难工；俊佻之句易赏，而浑雅之气难寻。夫文所以貌薄道也，而以易就之卮言，徇易赏之拙目；用轻薄之体质，成俊佻之习俗，其流之弊将何所底？于是有夸而流于诞，冶而流于妖，诡而流于怪，幽而流于隐者矣。此第轻俊之中于文者。夫人而知之，亦夫人而忧之，而两先生之忧不止此也，两先生所忧者，技成矣，誉起矣，而或辽豕独矜、齐竽滥好，东阁西园，莫非荒宴；博望金谷，祇藉声援。齿牙相假，方誓金兰；坛坫相争，遽逞矛戟。赋非凌云，先拟窃卓；玄始草创，即学美新。杨柳月残，以织败俗；玉树花翻，以艳倾国。凡若此者，以养才则疎，以建德则悖，以独处则乖，以入羣则乱，此又轻俊之中于文因而败名辱身以及天下者。非夫人之所能知，非夫人之所能忧者矣！嗟乎，文辞之累，遂至于此！而岂文辞之为累哉？世之不可一日无文辞，犹天之不能无日星云霞，地之不能无山岳川渚也，而在雅重之子弟为之，则才彰而文明；在轻佻之子弟为之，则才藪而文匿。才者，子弟所得于天之分，不可强也。子弟而才焉，进之以道，不期重而日趋于重，不期厚而日趋于厚矣。子

弟而俊焉，恣之以非道，不期轻而日陷于轻，不期佻而日陷于佻矣。故夫俊者，才之似而实非才，亦犹文者，道之貌而实非道也。自古真有道之人，其为文也，发于天机，放乎自然，如春水赴壑，冲击震荡，纵横纤折，皆迫于乌可已之势，而水无心焉，斯则文之善者矣。有得于天机自然之妙者，虽书画小技，皆足以近道，苟违其理，则虽终身雕虫篆刻，但为道之稗莠而已。非文辞之学不如书画小技也，植之亏其本，培之无其基，实陨华落，不能自固焉尔。譬之龙兴致云、鹏起乘风，吾不以龙鹏不托于风云之势也，云盛而螭不能飞，风高而鹄不能举，则螭鹄之质轻而材薄也。文辞者，亦子弟之风云也，奈何教子弟者不为龙鹏而为螭鹄？沮风云之势，而销天日之光。是可惜也。

求己

为学者，如山阴王雪湖之画梅焉，斯可矣。雪湖画梅，闭门端坐，内求诸己，久之，能出梅之神情丰韵于五指间。曾画一株在倪中丞厅壁，期年之后，墨气尚浮，游蜂飞蝶往来采食，华蕊皆尽，若是其神也！吾友龙仲房，闻雪湖有梅谱，游湖涉越而求之，至则雪湖死已久矣。询于吴人曰：雪湖画梅，有谱在乎？吴人误听以为画眉也，对曰：然，有之，西湖李四娘画眉，标新出异，为谱十种，三吴所共赏也。仲房大喜，即往西湖寻访李四娘，沿门遍叩，三日不见。忽见湖上竹门自启，有姬出迎，曰：妾在是矣。及入问之，笑曰：妾乃官媒李娘，有求媒者，即与话媒，不知梅也。仲房丧志归家。岁云暮矣，闷坐中庭，值庭梅初放，雪月交映，梅影在地，幽特拗崛，清古简傲，横斜倒侧之态宛然如画。坐卧其下，忽跃起大呼，伸纸振笔，一挥数幅，曰：得之矣！于是仲房之梅遂冠江右。尝谒予曰：吾学画梅二十年矣，向者贸贸焉远而求之雪湖，因梅而失之眉，因眉而失之媒，愈远愈失。不知雪湖之梅谱，近在庭树间也。予乃叹曰：岂唯画梅哉，为学亦如是矣！本易也而求诸难，本近也而求诸远，不知道不离人，如水不离地。诚反而求之寻常日用之间、庭除几席之内，随耳之所闻、目之所视、手足之所持行，参于前而倚于衡，瞻在前而忽在后，中边互见，左右逢原，虽与孔颜覩面一堂，不越于此矣！舍是而他求焉，是犹学雪湖之梅者，不察其神韵之所在，而徒冀蜂蝶之来食，骇世惊众，以为神也。岂可得哉？嗟夫，学者之惑也，厌其近且习者，欣其远且疎者，而不知忽于近者，愈近而愈远；玩于习者，日习而日疏也。惟行之而始至，即之而始亲耳。目近于眉，而不能见眉；指近于腕，而不能握腕；鸟习于空，而不能喻于空；鱼习于水，而不能喻于水。又何怪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哉？日用不知，非果不知也，特遗己以逐物，不即物以明己，故不知也。设令一旦翻然内求诸己，未有不憬然惺、遽然觉，如获梅谱于庭树间也。

失我

尝闻圣人无我，又云万物皆备于我。以无我之我而备万物，则盈天地间无非我也。世人封于有我之私，于是自失其我，而执非我者为我矣。虽然，既谓盈天地间皆我，又安见非我者之非我哉？犹见献贼掠禾阳时，禾阳之张翁假僧衲笠，与之同匿。须臾贼至，踉跄相失，疾呼，僧不应，翁哭，以为僧遇贼死矣。忽自视其衲笠，皆僧物也，复大哭曰：僧则在是矣，我安在哉？楚湘有竖善睡，其母命之登棚守瓜，盗夜尽窃其瓜，竖睡正酣，盗戏为竖剃发，舁入僧寺。凌晨母见瓜竖皆失，踪迹至寺，竖尚鼾呼如雷。母怒痛捽之，至醒，忽自寻其首无发，诉曰：失瓜者乃寺内沙弥，非我也。呜呼，世之所别以为我者，必翁也，必竖也；而所自别以为非我者，必僧也，必沙弥也。失翁而得僧，失竖而得沙弥，以非我为我者，是惑也，不知我之为我也大矣。我得其我，则我备万物，而我与非我者皆我也；我失其我，则我之形骸仅为万物之一物，而我与非我者皆非我也。得翁而失僧，得竖而失沙弥，犹之以非我者为我也，胥失也，胥惑也。虽然，本无别也，本无失也，本无惑也。昔者庄周尝梦为蝴蝶矣，当其梦也，栩栩然自以为蝴蝶也；及其觉也，遽然周也，不自知周之梦为蝴蝶，抑蝴蝶之梦为周也。信如斯言，则是庄子已先翁与竖而失我矣。庄子得其天真而失其形骸，庄子之失我，庄子之逍遥游也；庄子逍遥，与物俱化。方其化也，觅我且不可得，又安能别我于蝴蝶耶？彼且不能自别矣，吾又安能于千百世之后，别庄子之我非蝴蝶之我、别庄子之逍遥非蝴蝶之逍遥、别庄子之觉非即蝴蝶之梦、别庄子觉时所著之逍遥齐物秋水诸篇，非蝴蝶梦中宣此缘督为经之义耶？其能别者，形骸之我；而其不能别者，天真之我也。天真圆明，彼此无间，无我也，无非我也，无一物也，备万物也。周也，蝴蝶也，翁也，僧也，竖也，沙弥也，一也！本无别也，本无失也，本无惑也！

心性

近世之言心性者多方矣。或曰心为性情之主，心主独尊，性情斯属者。或曰性肇于天命之始，性在心前，心在性后者。或以心与性智殊分，或以心在性情中间者，此皆离心性而二之，未尝合心性而一之也。盖尝自童卯时，侧闻先君之教，依考亭注云：性者心之生理也。人之初生，有是本心，即有是本性。体用同本，故曰生理。既为生理，岂有主客尊卑二涂、前后中间三际，可以方所位置也哉？厥后闻寒山子“吾心如秋月”之偈，而益畅然于先君子之旨矣。以为心如秋月，则性如秋月之光也。心本湛寂，性亦湛寂，犹之月本湛寂，光亦湛寂也。性满大虚，心亦满大虚，犹之光满大虚，月亦满大虚也。若夫烛理之明而为智，犹月光烛空之明而成照，而其缘物所感而为情，犹月光随物所映而成影。情有喜怒哀乐，不违一性，犹影有山川动植，不违一光也。情且不能违性，而谓性能离心乎？故知性为心光，光为月性，离光非月，离性非心，心

性本同，浑沦无间，语大非外、语小非内，收之一掬而弥纶六合，测之无朕而包罗万有，此其故，盖有不可思议者矣。譬如月夜玩月江浦，一舟顺流，鼓棹左旋，水月江光与舟俱左；一舟逆流，张帆右转，水月江光与舟俱右。人但见月光在天，随舟左右，圆通环应，而不知所以左右者，以其本然者无左右也。又如月夜待月泉边，一人凿泉，取水下注，空中月光与凿俱下；一人汲泉，取水上升，空中月光与汲俱上。人但见月光在天，圆通环应，随空上下，而不知所以上下者，以其本然者无上下也。又如月夜宴坐高秋，一坐月室，开窗放月，月光出窗不见其灭；一坐暗室，开檐纳月，月光入檐不见其增。人但见月光在天，圆通环应，出入檐窗，而不知所以出入者，以其本然者无出入也。从其本然者观之，寂而无为，收天下山河林木江泉檐窗百千万亿月光摄于一月之光，常在也而无在也。自其环应者观之，浑而无迹，由一月光布为天下山河林木江泉檐窗百千万亿之月光，无所不在也而皆无所在也。古之圣人，退藏于密，而吉凶与民同患；渊穆无朕，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其圆通环应亦犹是也。而人乃于此妄分前后，谬列次第，是何异镂空为月，粉饰太虚以为光也哉？心性之学，圣人每微言之，大学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黄帝尧舜以前皆相传以心，而不言性。非不言也，盖见夫心性无二，言心而性在，言性而心在，犹之月光无二，指月而光在，指光而月在也。西方之教，谆谆言心而兼言性者，非兼言也，盖恐人不识心，而以肉团意识有生有灭者为心，故表无相之妙性，以示原明之真心。犹言月者，恐人不识月，而以七宝台成有修有坏者为月，故指空洞之妙光，以标常净之真月也。孟子言存心养性，心存则性养，犹月圆则光满，未可于圆月之前更求满光也。禅门明心见性，性见则心明，犹光见则月明，未可于见光之后别求明月也。则何也？以其本然者无先后、无同异、无得失、无是非也。故虽老稚变迁，而本然之真心妙性，即变迁而普现；骷髅代谢，而本然之真月妙光，即代谢而全彰矣。盖至寂照两忘，境智双泯，则并考亭所谓生理，皆为赘语，又况能强为区别方所也哉？吾故曰，常在也而无在也，无所不在也而皆无所在也。

空明

思之所以不能及远者，有心者促之使近也；知之所以不能及大者，有心者隘之使小也。思与知所以远且大者，以其心之空明无弗届也。不空不明，劳心忡忡，而促之而隘之，则非思与知之累其心，有心者自累其心耳。东陵之徒日夜思为利而不及善，西山之徒日夜思为善而不及兼善，心有所偏，则思有所废也。易牙能竭其知以别淄澠，以之辨色则疎于离朱；非子能竭其知以畜骊驹，以之豢龙则绌于刘累，心有所耽，则知有所亡也。是以凡人有心，圣人无心，惟有心故执而不变，惟无心故虚而能通。执而不变，故其思有方，而其知有

域；虚而能通，故其思无方，而其知无域。其思有方，故有所思，即有所不及思；其知有域，故有所知，即有所不及知；其思无方，故无所思，而无所不及思；其知无域，故无所知，即无所不及知。从古圣凡之分，在有心无心辨之而已。是以无心者常明，譬如葵花无目，而能视日为向背，彼其视不以目也。即此推之，一镜空悬，百像悉现；百镜并悬，一像百现。亦惟无心于现，故其见不可胜用也。无心者常聪，譬如芭蕉无耳，而能听雷以生长，彼其听不以耳也。即此推之，警欬号呼，众谷皆应；抚琴动操，众山俱响。亦惟无心于听，故其听不可胜用也。无心者常辨，譬如龟蔡无言，而能告人以吉凶，彼其辨不以言也。即此推之，图书贝叶，默识心通；汲冢秦灰，文匿道存。亦惟无心于言，故其辨不可胜用也。然则圣人不出户而见天下，圣人亦无心于见也。使有心焉，庭除衽席之间，其掩吾明也多矣；不下堂而听万里，圣人亦无心于听也。使有心焉，属垣同室之间，其蔽吾聪也众矣；圣人之言，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圣人亦无心于言也。使有心焉，唯阿之相去无几，而指马之相淆已多矣。孔子曰“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又曰“天下何思何虑”，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之言非二道也，以为耳目口体之官，不思而蔽于物，是以不聪不明而不忠，心之官则思，然使有心而不能无心，则心役于思，思役于视听与言，而心官始劳。心官劳，则心口耳目仅成四物，思言视听但成四惑，以物交物，以惑引惑，欲求免于不聪不明不忠，犹辟寒以冰而被重裘以避暄也，安能感通天下之故哉？今试有人玳瑁筵侧见冶容焉，心注于冶容，目亦注于冶容，纵宾从如云、簪钗满堂，然心目所注，惟有冶容，自冶容而外不复见有余人，况可观于无形见所不见耶？又试有人桃花扇后闻娇歌焉，心逐于娇歌，耳亦逐于娇歌，纵钟鼓在宫、琴瑟在御，然心耳所逐惟有娇歌，自娇歌而外不复闻有余声，况可听于无声闻所不闻耶？或又有人于稷下游谈之间言坚白与异同焉，心斗于坚白异同，口与舌亦角于坚白异同，虽终日雕龙谈天、炙毂相过，然心与口舌所鬪所角，惟有坚白异同，自坚白异同而外不复举要该凡，具众理而应万事，况能渊默雷声，行无言之教、示不言之化耶？惟思亦然。思系于机穿则智慧不开，所以李林甫每陷一人，必熟思于偃月之堂，而不能思禄山之速反；秦桧每兴一狱，必熟思于格天之阁，而不能思兀朮之败盟。惟知亦然。知牵于小数则神明不正，所以智伯能察左右之窃瓜，而不能知三国之合谋以图己；桑田巫能知晋君之不食新，而不能知己身之先见杀者。何也？以其所思所知者皆妄心之所结，而其所为心者皆妄识之所生。是以君子贵复其本心。本心既复，则无心之旨得，而空明见矣。

子翼以诸生累辞征辟，亦明季遗老之一。四库总目收其诗触四卷、水田居集五卷，一题为明人，一题为国朝人，前后自相抵牾，何其疎也。此书成于晚

年，盖在身经国变以后。读其贵因、藏智、定志、传人诸篇，诚非铸万、默斋诸人所及。书目答问以专气、止辩时及老庄，遂疑由儒入道，归之杂家。实则名法纵横，无所不有，不仅兼道家言也。唯文体为排偶所累，不克变东京而返先秦，是其一病。旧刻每篇各有评论，自序外又有释智弘、叶擎霄、廖志灏、邹万选四序，今俱不取。内不足而藉外言以增重，世俗往往有之，非可施之豪杰有志之士也。戊午八月新昌胡思敬跋

附录：

诗触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贻孙撰贻孙字子翼禾川人是书前后无序跋不著作书年月考陈士业筠庄初集有贺子翼制艺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彙书中多引锺惺诗经评亦皆明末之书当即其人也是书以小序首句为主而删其以下之文以为毛萇卫宏之附益盖宗苏辙之例大旨调停于小序朱传之间作诗之旨多从序诗中文句则多从传国风多从序雅颂则多从传每篇先列小序次释名物次发挥诗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锺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卷首冠以四论其第三篇论淫诗第四篇论风刺皆为有见第二篇论以意逆志是其全书之根本而涉于掉弄聪明全书之病即坐于是第一篇论诗与歌谣讴诵谚语不同三百篇皆乐章其说甚是而谓汉魏之乐府宋词元之南北曲皆同此列则不尽然无论宋词元曲各有宫调其句法之长短音律之平仄字数之多寡具有定谱不可增减与三百篇迥殊即汉魏乐府有倚声制词者亦有采诗入乐者观郭茂倩乐府所载孰为本词孰为魏乐所奏孰为晋乐所奏其增减字句以就声律者班班可考何尝有一定之调亦何尝田夫贩妇一一解音律哉故三颂者郊祀歌之类也自谐管弦者也二雅十五国风者相和歌之类也采以被之管弦者也贻孙所说似是而非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七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一）